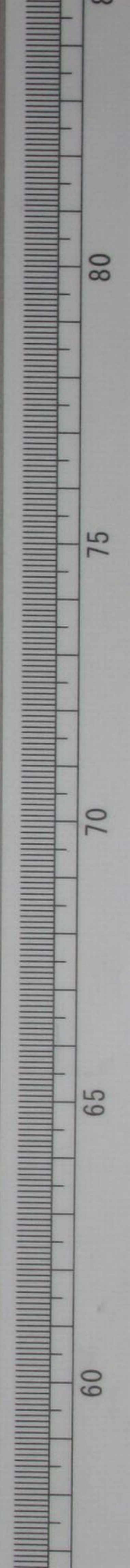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44
66



宣講集要卷五

目錄

雪裏救母

賣身葬父

救難全節

殺身救父

留嗣成名

石隙俯身

改過成孝

雷打二女

雷打逆女

嫌媳受累

嫌媳惡報

悍婦凶亡

無福受

蔣勸民歌

勸婦女歌

附體論

惜錢歌

雪裏救母

池川府三台縣離城三里地名圓墳子有一人姓蔡名國昌娶妻雲氏家
貧開飯店營生無子單生一女幼名長姑年方四歲父疾卒雲氏遵夫遺
命苦持節操撫養幼女其間困苦難以盡言及女長成十六歲尙未許人
雲氏忽然染病醫藥不效自料必死喊了一聲長姑兒快來爲娘有幾句
話對你講長姑道母親病體如何嗚呀兒宣口未開言泪不乾心中猶如
亂箭穿天地生人有貧賤娘的苦楚實難堪想起你父把病染臨終囑咐
話幾番叫娘各自想主見隨帶女兒上別船娘聞猶如刀割胆婦失節操
罵名傳縱然家貧不埋怨無子靠女理當然從此立下守節念不顧生死
把女盤白日與人做鞋面夜晚點燈手紡綿自到於今屈指算整整苦了
十二年只想雲開日出現誰料雪上加寒該是娘的難未滿平空又遭
病來纏長姑兒呀昨夜一夢甚希罕夢見你爹轉回還爹回說話未說他

說娘的陽壽滿定難久存人世間娘再問他變了臉一手推娘地平川這
是害病人心虛母親何必望慮醒來橫身都是汗想起泪濕枕頭邊 母親

竟心保養病體夢寐之事未必是真娘想無常終難免百歲也安歸黃泉

只有一件娘望欠母親望的那一件事 我兒尚未結姻緣如今世上人眼

淺只重衣冠不重賢倘若為娘閉了眼兒好比一隻弟一船是人把你看

下賤娘在陰靈豈心甘第一還有事一件千萬莫要把心偏要與爹娘顧

臉面貞節女子萬古傳自古人窮志不短立志如同鐵石堅又道好人多

磨難頭上自然有青天母親所言乃女兒分內之事善保病體纔是你

怎麼句句說出斷頭話來了哎呀兒呀 咽喉耿耿話難嘆捧杯茶來解渴

煩講雲氏道長姑兒娘的口乾快去捧杯茶來長姑轉至厨下捧茶來時

連喊幾聲媽不見答應只道睡着了伸手一摩四肢厥冷牙齒緊閉喊道

一聲不好將杯擲地抱住母親號天痛哭道宣 母親死不由我珠泪汪汪

上無兒下無弟好不淒涼時纔聞吩咐我緊記心上教女兒一椿椿終身

不忘你說道這一陣口乾舌強吩咐我至厨下忙捧茶湯誰知道茶未吃

命已早喪你叫我蔡長姑如何下場家中的少餘錢又無銀兩這衣衾與

棺槨何處想方我只說母女們長久無恙又誰知一點病竟不起床我也

曾許香願祈神禱禳我也曾請醫生熬藥煎湯藥不效神不靈為的那樣

是兒女未盡孝纔夢黃梁千萬聲哭不轉回生氣象叫女兒孤單單怎樣

下場長姑哭罷走到鄰家數處請來幫忙個個都怕染病皆不肯來萬般

無奈脫下已身衣褲將母殯殮可憐家無半文錢棺木也不能辦只得將

匪的蓆子裹好過了一夜又去請人抬去安葬亦無人至等至下午只得

獨自背上山借鋤挖坑尺餘天色將晚勉強將尸放下坑去尙未掩土忽

又天降大雪長姑冷得手僵脚柔不能動作看看天又黑了心中着忙想

要回去怎奈母尸未掩猶恐野獸傷母心中不忍大着膽兒伴宿母旁將

近一更一來想起父母苦情，二來想起自己光景，不覺傷心痛哭。宣望坡頭把苦訴，守住母親哀哀哭。常言女子不出戶，夜宿荒郊是何如。只爲我母作了古，遠近無人來幫扶。在生受過千般苦，死後苦情難表暴。家無銀錢請開路，衣衾棺槨件件無。兒纔脫下衣和褲，一麻袋藉當棺木。左右鄰人全不顧，個個都怕染瘟疫。萬般無奈自背負，一步一站到荒墟。只說將母埋下土，不覺天晚怎結局。心想本待歸家去，又怕野物咬尸骨。無奈墳前來守住，陪伴母親歇一宿。大雪紛紛滿山佈，呀娘哪這一陣冷得手殭足。又縮心想要去堆撮土，透身寒冷受折磨。這番苦情對誰訴，觀音菩薩是活佛，菩薩能救世間苦。緣何不救兒母親，速乞我母救出土。二月十九跪香燭，講蔡長姑正在悲啼之際，忽見火光亮了一下。長姑吃了一驚，也不哭了，以爲是鬼火。他一不着忙，并無畏懼，起身扒上前去，順手一摸，檢得一物如圈，不知是銅是鐵，帶在手中，不大不小，正待轉身，只聽得呀一

聲長姑，又吃一驚，言道：鬼呀！鬼可憐我，蔡長姑爲母苦死，一無衣衾棺槨，二無人力幫助，獨送荒郊，勺土未掩，只得在此宿守墳臺。鬼呀！你還要來駭我，你就是鬼，我也不怕你的。正言間，耳聽人低聲道：長姑長姑，喊你到茶。這般時候還未來，忽又道：怎麼把我脚手都細起。長姑聽得是母聲音，走到坟中一看，便問：果然還陽。此時天已微明，將席解開，慢慢摻扶歸家。母女又悲又喜，此乃是孝女雪裏救母，感動觀音菩薩，以楊枝甘露救還。陽此圈亦菩薩所賜，非銅非銀，雲氏母女亦不知其爲何物也。於是雲氏病體不藥而愈。遠近聞之，誰不稱奇。此乃遂甯縣觀音顯化也。因雲氏命不該絕，故孝女蔡長姑真心感動，死而復生，亦奇緣也。且說本城有巨商者，姓沈，名萬財，妻子閻氏，所生一子，年十七歲，尙未定親。一日萬財至友家宴歸，路過此店，吩咐住轎，至店中吃菸閑坐。長姑遞火出外，萬財一見此女，雖居落泊之中，品貌亦自不凡。又見手中帶了一圈，想道：淡泊豈有

此物其間必有來歷，叫道：「小大姐尊姓？」答：「姓蔡。」問：「你爹爹叫甚名諱？」答：「蔡國昌。」問：「他往那裏去了？」答：「多年死了。」問：「你家中還有甚麼人？」長姑見話生疑，不敢答應。一溜進房去了。萬財見女知羞，不便強問。言道：「店內還有人否？」雲氏勉強出堂，相見萬財，問道：「適纔小大姐是你甚麼人？」答：「吾女蔡長姑。」問：「他事不敢動問他，問他手帶圈子，是自家所有，還是他人送的？」雲氏聞言，眼含珠泪，將女兒雪裏守墓檢圈始末哭訴一遍。萬財嗟嘆不已，意欲借圈一觀，可否？雲氏見客仁慈，將圈拏出。萬財接來一看，暗暗噴異也。不道破問道：「此圈可賣否？」答曰：「賣。」問：「價要多少？」答：「此些須之物，不過二百足矣。」萬財道：「此圈拏與我帶去，午後與你付錢來。」雲氏並無難色。萬財告辭歸家，便叫掌櫃朱先生開庫點錢二百串，即速運至蔡家店交貨錢。朱先生道：「今日買了甚麼貨，要錢這般急？」萬財將圈遞看，原來是雙龍盤珠的金圈，約重二兩三錢，中嵌寶珠一顆，其價無比。即便起錢，隨即送至蔡家店。駭得雲氏母女手足無措，這纔是母女剛纔團圓，甚麼事又發作了。莫非那圈子又是禍根？只見朱先生言道：「店媽媽休得驚慌，我與你送了圈子錢來的。」雲氏方纔放心道：「一為銅圈，只說二百文錢，那有許多？」朱先生乃為言明其故。雲氏道：「既為貴客賞賜多金，母女將何報答？」朱先生見蔡長姑賢孝，且未受誣，遂思萬財之子尚未定親，歸向萬財言及。蔡長姑尚未許字，願為媒証，作成大相公之婚姻。萬財心中歡喜，心想長姑雪裏救母，檢金獲報，真賢孝可知矣。況吾兒年紀十七歲，尚未定親，此對夫妻實天作之合也。遂請朱先生作伐。朱先生復至蔡雲氏家，言其沈蔡二家結為姻親之事。雲氏推辭不敢，再三乃允。朱先生辭歸，與萬財言其願允擇期下聘，親迎合卺。三日宴罷，此時蔡長姑雖居安樂之境，常帶抑鬱之容，時而長嘆，時而悲啼。姑問其故，方知為母氏之憂。萬財即命其子僱轎，接岳母雲氏同居奉養，終身安樂。長享壽考，由此觀之，可見婦人守節，撫

孤女子事親克孝終獲美報天地重節孝如此人何不效法哉

賣身葬父

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有一進士姓裴名習字安卿年近五十夫人鄭氏早亡單生一女名喚蘭孫年方二八儀容絕世安卿由知縣陞內刺史已在湖廣襄陽府治民不上一年那一府百姓個個得享安樂遂造成四句謠歌云宣襄陽府前一條街今日來了裴天合六房書吏常打睡三班門子去檢柴請那一日正當六月炎天暑熱難當安卿想這獄中罪人只因一時錯誤問成罪案囚禁獄中不見天日還要刑手餓足這般時候怎樣過得意欲散禁以待秋涼再作道理於是吩咐獄卒散禁小心看守過了數日獄卒懈怠那些罪犯在內商量黑夜打出牢門時值七月初旬城中大鬧又到各衙殺了佐官城門未閉二百餘名罪犯一聲吶喊各人逃去安卿即點壯兵四路截拏恰如水中撈月一般即時行文上司上司以縱囚

越獄一本奏聞

皇上 上司著法扭解入京其舊日居處已被

聖旨抄沒安卿父女來到京城只得借清貞觀女道一間房屋安寓蘭孫自己入朝候旨旨下著大理寺勘問即刻進獄蘭孫只得將銀錢辦理每日送茶送飯哭泣不已那知安卿年邁受了苦寒驚熱竟染一疾而終可憐蘭孫來到獄之中說地覆天翻不顧生死闖進大理寺衙門哭訴越獄情由聞者傷心見者流淚那大理寺卿也是一個公道人即寫了本章表奏裴安卿雖然有罪今已死於囹圄乞恩赦其遺尸歸葬

天子准了本章蘭孫遂買了衣衾棺木請人將父尸抬至清貞觀殯殮怎奈所用盤費俱已用完小姐乃女流之輩舉目無親無從出備只得寫了賣身葬父四字來到父親靈前大哭一場宣哭一聲老爹爹肝膽裂碎跪靈前三叩首好不傷悲這件事並不是自犯其罪皆因是慈愛人自己受虧父

爲官有數年毫無乖戾並未曾虐百姓作福作威衆黎民說父是明鏡清水萬不想遭屈禍至今無依都只爲那賊犯良心太昧連累了兒的父把罪來披只說是進京來洗冤白罪誰知道未及審父命西歸這靈柩停至清眞觀內錢用盡不能够築土一堆學不得緹縈女救出父罪兒願效那董永賣身所爲這都是爲葬父死也不悔顧不得外人論說是說非因此上跪靈前稟明恕罪眼睁睁養育恩化作灰飛兒不把這身體作箇進退難道說爲兒的長受困危願爹爹在陰曹靈爽不昧保佑兒出京去早出早回叫蘭孫只哭得如酒大醉有何人來做箇解渴之梅講哭罷一場叫道爹爹呀要保佑兒前去得遇人也不枉看我兒一番當時下了四禮手執草標頭頂賣身葬父四箇大字含着眼泪向街前而走正是天無絕人之意正在街上行走倏來一箇媽媽乃是洛陽薛婆老年鄭夫人在日常在府中來往故認得蘭孫上前問了一聲裴小姐何爲如此小姐也認

得是薛婆患難之人得見一箇相識之人只是好哭薛婆將小姐引到一旁問了一遍小姐說出情由薛婆亦爲流泪便道小姐事到如今哭也無益我想你乃宦家之女如何做得下賤之人若要賣身定去爲奴媽了縱不如此也怕是箇偏房蘭孫言道爲父身死難以安葬就是殺身也說不得了薛婆說既是這樣小姐就有緣了洛陽縣有一劉老爺名元普年邁無子夫人王氏令我與他內姪王文用到京訪一箇德容兩全的女子小姐姿容無雙賣身葬父又是一箇大孝的人那劉老爺是箇善人仗義疎財王夫人大賢大德小姐若肯到彼雖是偏房儘可過得一生不知你意下如何蘭孫道事到此時仰煩媽媽周旋薛婆即與王文用說箇明白王文用看過小姐也不再說別的就稱了一百銀子交與小姐小姐收了王文用就要接他起程蘭孫道我爲葬父方纔賣身須要安葬事畢方可前去婆婆道小姐一人乃是女流然何全得葬事何不去到洛陽成親以後那

時求劉老爺差人來葬，豈不容易。蘭孫聞言說得有理，只得依從。文用僱了轎子，二乘與他二人坐下，自己隨後步行。不數日到洛陽，進了劉老爺府中。蘭孫見了王夫人，夫人甚是喜歡，即向劉老爺說明此事。又命蘭孫見了劉老爺，老爺一見此女，定不是下賤之人，便問姓甚名誰。何家子女。蘭孫只得將父親放囚得罪的情由說出不覺，泪下如雨。劉老爺大驚失色，也就弔泪，便道：好箇清官，遭此屈禍，若非老夫細問，夫人幾乎誤我。我想我劉元普，甯可乏嗣，斷不污裴使君清官之女。於是將蘭孫收為義女，即刻差人到清真觀迎裴公靈柩安埋。後將蘭孫許配李彥青為妻。這李彥青也是當年落難，亦蒙劉大老爺提携，入了國學，聯科及第，點了狀元。蘭孫做了一品夫人，正是為子須當盡孝。裴女葬親，曾賣身，只說賣到老人屋，誰知配箇文曲星。你看這箇裴蘭孫，又是何等體面。這話不題。說劉公那夜晚上三更熟睡，夢見一位紅袍官員向他說道：某裴安卿也。上帝憐我生前忠清，封某為天下都城隍。某幼女蘭孫，蒙君大恩，賜之貴婿。某又蒙賜住城，大恩無報也。曾表奏天庭，上帝嘉其盛德，特為官加一品壽延三旬，雙生貴子，幽冥雖隔，不敢不報。言畢拱手而別。自後王夫人果然一孕兩子，長名天佑，次名天錫。青年高中，公享壽百歲，談笑而逝。

賣身葬母

本朝河南府清縣有一女子，名叫胡桂香，父親天廣，母張氏，無有兄弟姊妹。祖父母與父親早已亡故。桂香此時方十六歲，只有一箇二叔，混名叫胡闊王。母親忽一日得箇病，時常愁悶，遂喚桂香進前說道：為娘今日教你一番好生聽着。你父不幸早年喪，是你一人在身旁，你要像箇男兒樣，你要學箇女賢良。三從四德，休放蕩，出入舉動要端莊，幽嫻貞靜，乃為上。在家孝順與慈良，烈女傳中有榜樣，學得一箇也不常。盧氏衛姑執棍棒，緹縈救父上書章。講唐朝時鄭義宗之妻盧氏，有盜劫其家人，人盡藏

惟姑老不能行，盧氏手執棍棒，站立於姑之側，被賊傷，姑不屈，是其孝也。
宣令姑割鼻，立志向，為父抱虎，是楊香。講令姑夏侯文甯之女，嫁與曹文
 叔，文叔早死，無子，令姑自願守節，恐家嫁已割鼻，截耳，以自警。後夏侯文
 甯迎之，歸勸其改嫁，令姑又執刀割鼻，誓無他志，是其節也。宣玖英，恐辱
 吃糞醬，陳仲妻，子跳崖亡，講唐朝韓仲成之女，名玖英，遭亂，恐賊執之，自
 投糞坑中，以口吃糞，賊惡其臭，乃舍之。下句略與上同。宣謝女吟咏能
 高唱，薛姬剪髮，號神娘，一切古人，真高上，千載後世姓名揚，出門眼睛莫
 亂望，坐倒不要搖裙裳，休得穿紅着綠樣，何須繡字與豔妝。桂香兒呀
 要立箇好志向，為娘九泉也增光，我們家貧，休怨謗，切莫失節壞門牆，二
 叔平生多放蕩，朝朝日日在賭場，田地房屋皆典當，剩下一間茅草房，你
 也各人要思量，切忌莫把言語傷，為娘今日身染恙，恐我不能得久長。桂
香兒呀二叔猶在賭場上，叔嫂恩情一日忘，說倒說倒咽喉硬，張氏一命

見閻王。講此時張氏一死，可憐胡桂香，獨自一人，二叔未回，嬌娘也無所
 靠，桂香此時上天無路，下地無門，左思右想，衣衾棺槨也沒得，銀錢也沒
 得，又怎樣葬法，桂香於是大哭，云母親一死，無所望，叫兒與誰作商量，願
 學董永賣身樣，願學剪髮趙五娘，頭插草標往街上，情願賣身葬母娘。講
 桂香正到街上，街鄰問及，桂香說道：我來賣身葬母的口裏，在說兩眼吊
 淚，人人皆慘，走至金蘭站前，站了一陣，來一客人，名叫趙桂芳，見得賣身
 葬母，發了惻隱，給銀子十兩，拏桂香回家葬母，桂香得了銀子，把母葬了，
 只說守孝報答，母親劬勞，誰知他那二叔胡閻王，那晚在賭場上輸了六
 十兩銀子，回到家中心裏憂愁，要去翻本，無有銀子，想到桂香青春年少，
 也還賣得些錢，不免把他賣了，主意已定，又怎麼弄得桂香出門，只得扯
 故便向桂香說道：為叔與你看了箇好人戶，將你許配他，那人生得體面，
 家務發財，那知桂香是箇行孝的人，聽得二叔此話，不覺雙目淚下。宣桂

桂香賣身葬母

香聞言咽喉斷二叔說話理不端，爹爹從前染病患，何等好言對叔談。我爹並無兒接後，只有女兒是根緣。望你二叔另眼看，視如親生兒一般。於今姪女又遭變，母親不幸喪黃泉。前日賣身來祭奠，這樣傷心對誰言。算來百日猶未滿，兒有熱服在身邊。你與姪女結姻眷，母死心中也不甘。二叔呀任你說得蓮花現，縱死不能結婚姻。講胡閻王聽得這一番話，就罵起來。言爲叔聞言氣破膽，罵聲了頭糊亂言。我到好言來勸勉，惡言對我理不端。橫身打你稀泥濫，任隨你去喊皇天。左鄰右舍誰敢管，思前容易悔後難。我今賣你煙花院，賤人呀纔知老子這法蠻。二叔呀打不得了老

子也不打了，手也打軟了。超赦你閻王轉身，桂香此時一身打爛，便哭將起來。宣哭聲母親死得慘，二叔打奴理不端。頭上青絲都打散，人在凡塵魂在天。我想爲人福分淺，學箇投江女。中賢頭上青絲挽幾轉，腰間帶子緊繫在，不覺來在大江岸。波浪滔滔在面前，父母養奴多恩典。今日拜別

赴黃泉，不顧江中深合淺。不怕泉冷與水寒，不顧生死跳江面。閻王殿前去伸冤，講桂香捨命跳下江去。焉有不死之理，誰知河下竟來了一隻漁船。漁翁名叫鄧白頭，妻子李氏打魚來到此處，把桂香救活，留在家下。問敘了一番漁老無兒，把桂香收在膝下。就在他家安身，此話不表。且說前日拏銀子與胡桂香那客人，趙桂芳路過鴛鴦渡。渡夫見財起意，把趙桂芳打下水去。謀財害命，恰遇着打救胡桂香。這漁老打救起來，留在家中。問及來由，說了一番桂香隔壁聽得講話聲音，恰似前日拏銀子與我那趙恩人。桂香聽了一會，便對李氏說道：堂前那位客人，恰似我前日的恩人。李氏上前一問，果然不差。便叫桂香出堂謝恩。宣桂香堂前來跪下，一見恩人淚灑沙前日，賣身遇君駕。給奴銀兩葬奴媽，不料二叔起奸詐。他要賣奴作煙花奴，不應允就是打奴。便跳河染黃沙，幸遇恩父把魚打。將奴救起在他家，奴的來由奴說罷。趙恩人你如何也在這塔，答我的行程

表不盡我的家住在北京在家奉了雙親命發賣珠寶到處行來在鴛鴦渡口境渡夫做事太不仁謀財害命心不正將我打在水中存多蒙二老救我命二老也是我恩人講各將苦楚訴了一番桂香想了一會有恩不報枉爲人我想這趙恩人於我有天大之恩不如將身許配與他也好酬答一點恩情不免將此話稟告寄父及漁老對趙桂芳說明趙桂芳應允了你道趙桂芳是箇甚麼人乃是太子出外訪賢聞河南省多文元一路上又收了一個孝順的人名叫龐玉春後來回到宮中把胡桂香賣身葬母之事說與父王得知卽命玉轎來迎何等榮耀是不是孝順的報應龐玉春能孝順父母爲了兵部尚書漁翁劉白頭夫婦救人之命封爲皇親國父管都給事這樣看來行孝自有好報作善自有天知

救難全節

昔唐時太倉縣有一吏員姓顧名志仁其人忠厚長者堂翁發案下來凡有閔名節者委曲全之有閔性命者多方救之每次知發官府常在城外賣餅子江姓之家以作公館縣主拏獲大盜當堂審訊誰知盜與江有仇一口咬定江姓同夥太爺着役將江捉到大堂與賊對質江乃素性樸訥被賊捏詞攀誣嚴刑拷問受刑不過也就招了太爺吩咐一併下獄以候行文定奪江婦聞之號泣痛哭家只一女年已十七尙未許字見母大哭卽忙下樓問故方知其父被冤下獄不禁對母大哭道宣一聞此信咽喉硬冤哉痛哉我父親有何罪犯將獄進害我父女兩離分將父收監不打緊母子無依靠何人母女在家不得信下無弟來上無兄緹縈曾救父性命楊香捨命救父親我今要探父音信媽呀顧不得羞恥進獄門那箇能救父回郡終身爲奴我甘心哭一陣時昏一陣好似鋼刀割我心快將飯食去辦定兒好進監看父親講江婦見女啼哭要到禁監看父也就將飯食收拾停當江女一路提起一路啼哭來到獄門獄卒問明放他進去江

某見得是女兒問道你媽呢江女答道媽在家中照屋女問道爹呀你身
犯何罪因何丟入監內其父見問心內十分傷慘哭說道宣我見兒問候
肉破珠淚難忍往下落我兒女流來看我監中好似刀來割是父關門家
中坐無故禍從天上落攔江賊子攀扯我一口咬定不得脫昨日太爺來
問過嚴刑拷打莫奈何是父受刑捱不過強勉招認候定奪可憐披枷又
帶鎖怕的性命不得活下次不要你看我拋頭露面恐人說送飯你母來
方可緊守閨門要斟酌父女哭得實難過兩下難捨又難割講父女兩人
哭得十分悽慘獄卒喊道聞人快出老爺要來清監父女只得號哭顧老
爺進監閱囚點至江某名下一見驚問你可是賣餅江某何以陷此將從
頭訴其始末顧老爺聞之心知其冤不勝惻然於是事畢遂上堂親見堂
翁極力白其所誣太爺陞堂復詢命江某之街鄰左右討保釋放歸家江
自脫囚歸家夫婦團圓母女聚處悲喜交集不知是誰代白其冤遍訪衙
中方知是顧老爺一番恩德左右思尋無以報德知顧四十無子夫妻商
議欲將其女送入衙去以作側室問女女亦欣然次日夫妻引起其女入
衙夫婦拜謝活命之恩並說出報德之意老爺說道白爾之冤乃公道也
受爾之女私情也以公道而受私情喪德敗名吾不爲也於是具禮賞賜
送還堅辭不受往復數次決意不肯夫婦感恩說道如此厚德生生世世
不能忘恩遂去以後二年顧任滿赴京留三載方纔分撥韓侍郎府中聽
用一日侍郎入朝議事顧獨坐宅內只聞內堂傳呼顧倉皇入內跪入階
下只見夫人垂簾問道爾是何人忙答道小人是值日聽事的顧志仁夫
人又問道大倉顧提控是也不是答道正是呼左右捲簾下命顧坐便說
道我即賣餅之江女也蒙公恩典日日圖報不知踪跡今幸有緣得會於
此顧因問夫人何以得到這步地位夫人道自公救父出獄家業已盡蕪
之年歲又飢父女三人逃難至此韓相公未遇時娶我以爲側室不料正

妻旋卒以我爲正相公連捷蒙恩已受二品誥命父母俱在府內請公暫出俟相公歸與相公說明當有以報是晚韓歸夫人備細言之韓曰滯良之吏也遂申奏孝宗皇上上喜命察何部缺員察得吏部缺一主事遂補顧爲吏部主事後顧亦漸陞吏部侍郎膝下生二子皆登第享壽八十餘而終看來救人急難兼之不納此女完全人的名節何等樣好報應

殺身救父

福安縣張家有兩弟兄兄名達德家貧娶妻黃氏所生一女名叫玉姬極盡孝道弟名達道家富娶妻陳氏無子又買一妾姓徐名妙蘭皆美而無子不幸達道二十五歲一病身亡陳氏立志守節慾抱他娘家哥哥陳大本之子名叫元卿爲嗣以接後代其兄達德以爲異姓亂宗阻住不許陳大本因之懷恨在心卻說那陳氏每逢朔望及夫主生辰常請龍寶寺僧人名喚僧一清誦經追薦其夫僧一清以爲陳氏有心於他一日請他超度他另請挑經擔者先往他後隨至來時見戶內無人他直入陳氏房中調戲陳氏陳氏不從欲要喊叫一清見事不好便抽刀殺死陳氏將頭首割下用衣服裹定放在經擔內面出門喊叫陳氏被人殺死徐氏妙蘭走入房內見大姐身在地下頭首不見他去喊他哥哥達德來看達德見弟媳死了遂命一清回寺不知頭首在他經擔裏面一清回寺將頭首藏於三寶殿後滅了踪跡神鬼不知徐氏又請得陳氏之兄陳大本來看大本看明因前日不抱已子挾忿在心一口咬定是達德殺的要圖絕業報於縣官太爺乃是無能之人苦打成招達德受刑不過即便招認但無頭首太爺說道若有頭首本縣申文放你歸家累至年餘不知頭首落於何地可憐達德身遭不白之冤一年之內家貧如洗黃氏玉姬母女二人只得紡績度日玉姬因無錢請人使用只得自己親身與父送飯每至監中都是哭哭啼啼一日問道爹爹何日得出禁監他爹爹說道太爺限我找得

嬌嬌的頭首便放我歸家。玉姬聽說歸家，對他母親說道：「父親要尋着嬌嬌的頭首，太爺纔放他歸家。兒想嬌嬌已死一年多了，並無踪跡，怎麼尋得頭首出？爹爹監中受苦，母親日食難度，不如將女兒頭首割下，當作嬌嬌頭首，將爹爹救出監來，豈不是好？」黃氏聽得說道：「兒呀，怎麼說出此話來了！你今方纔一十六歲，等你長大成人，爲娘將你訪箇富貴之家，檢得幾兩聘金，我二老也好度活終身。」玉姬說道：「媽呀，爹爹在牢中受苦，娘在家受餓，女兒豈忽嫁於豪家，自圖飽煖嗎？況聘金又能有幾多？那時兒是他家的人，怎肯容我替父？娘今將兒首割下，將爹爹救回，母親也免得在家受餓，豈不是女兒捨了一命，能救二命？若不將兒頭首割下，我爹爹定死在監中，母女在家也會餓死。兒志已決，母親不忍殺兒，自縊罷了。」黃氏說道：「兒呀，你父遭不白之冤，天理自有明白的日子。從今以後，我兒不要說此斷頭話了。」黃氏自此日夜隄防。玉姬不得自縊。一日，玉姬哄娘說道：「道我娘不必隄防着兒，兒已回心，但聽天安命而已。」黃氏聽說自此便不隄防了。不料一日，玉姬竟自縊而死。黃氏見了，嚇得魂不附體，解下抱住，便放聲大哭起來。一見嬌兒尋自縊，珠淚滾滾，好慘懷。娘心猶如刀割，自己失悔防不密。那日兒對娘談敘，你叫爲娘莫防隄，只說我兒回心意，誰知哄娘命歸西。兒比較龍纏出世，作了籠內一隻雞。兒比綵鳳未全翼，到作網內一箇魚。兒比花蕊遭風雨，兒比萌芽被霜欺。兒比風箏線斷去，兒比燈光風吹熄。我兒一死都容易，枉自爲娘費盡力。十月懷胎娘憂慮，三年乳哺用心機。又怕關煞痘痲事，又怕風寒病難醫。梳頭纏腳娘仔細，將兒撫至十六餘。一心擇箇好女婿，後來靠兒過終期。誰知今日把命斃，正是積穀難防飢。哭罷一場，放在地，將兒仔細看端的。呢呀兒哪，你死爲甚，眼不閉，莫非爲着你爹爹。黃氏將玉姬抱住痛哭一場。兒眼不閉，想着女兒爲救父身死，若不將他頭首割去，救他父親，他死也是不瞑目。

的欲要割下，又怎麼下得手，於是黃氏焚香祝告，拏刀去割，哭道：「呢呀兒

哪宣，拏着剛刀，哭斷氣，戰戰兢兢，步難移，不割兒頭，眼不閉，救父心腸不

安逸，你父若死牢中地，枉死二命，有何益，咬着牙關，砍下去。」呢呀「心酸手

軟，膽戰慄，講黃氏提刀來砍，終是心驚膽怕，手軟無力，將刀落地，砍之不

脫，無奈何，又只得捨着性命，拏刀又砍。」呢呀「宣再提剛刀，砍下去，鮮血一

噴，染華衣，將刀丟去，頭落地，頭落眼閉，如昏迷。」講黃氏將頭砍脫，昏迷在

地，有半箇時辰，方纔醒來，拏起頭首一看，猶如亂箭穿心一般，又哭道：「呢

呀兒哪。」宣斷兒頭首，娘死去，二孀就在面前立，醒時將頭來檢起，不忍看

時裏在衣，拏去救父回家裏，兒的孝名萬古題。」講黃氏哭畢，拏衣將頭裏

定，次日送縣交與丈夫，丈夫問及黃氏，說道：「想是有人念夫君受苦久了，

將頭首送來，但夜間不知他是何人，達德於是將頭首交與那縣主，縣主

見了頭首，也不分新舊，竟將達德問成死罪，解到包公衙中相驗，包公驗

時，怒說道：「陳氏已死年餘，諒必頭已腐臭，這箇頭然何還是新鮮的呢？你

殺了一命，也就該死，如今又在那裡殺得這箇頭首來呢？」達德推說從黃

氏得來，包公將黃氏喚到衙中拷問，黃氏哭泣欲說數次，都說不出來，包

公看得奇怪，便哄說道：「你若不從實說出，我便要動大刑了。」黃氏聽得哀

哀大哭，訴道：「呢呀大人哪，宣未開言，止不住，咽喉哽哽，包說你快快從實

招來。」尊一聲，包大人細察冤情，有那些冤枉呢，都只為我丈夫遭家不幸，

你丈夫有那些不幸呢，我二叔二十五就把命傾，命之長短乃大數所定，

你二叔死後，又便怎樣呀，又無兒，又無女，單丟二孀，在家中守節，操不出

門庭，女子能替丈夫守節可好。」皇上定是有旌表的，逢朔望，每叫人

去把僧請到家來，誦經懺，追薦亡魂，誦經超度丈夫，這是為妻子的正道，

理，那一日，是二叔陰壽將近，龍寶寺請僧人到家念經，那僧人來也未嘗

呢，請的人將經擔先已挑進，說僧人早飯後方纔來臨，那僧人早飯後纔

來他來之時你二孀被人殺了未曾呢 他在那柴門喊出外答應接到屋

孀已死頭首不存 那僧人在外喊叫未曾到屋你二孀就被人殺了你的

丈夫那時還在外嗎還是在屋內呢 那時節小二孀來把夫請夫見得嚇

忙了去喊近鄰不一時陳大木他來清問誣丈夫謀殺孀想把業吞報到

官用嚴刑將夫拷問挨不過只得是將罪承認招了供尋不到二孀頭頸

把丈夫丟大監緊鎖牢門 你丈夫既關在禁監之中這頭首又從何處得

來呢 嗟呀大人哪我有箇玉姬女極把孝盡 哦你還有女兒嗎你的女兒

又便怎樣呢 每日裏送飯食問候夫君 哦你的女兒每日送飯與你丈夫

吃這乃是孝女但他問你丈夫你丈夫又怎樣說法呢 大夫道有頭首可

救他命 哦你的丈夫對他就是這樣說法但係女兒歸家來又對你說也

未曾呢 歸家時對我說眼淚淋漓 他又怎麼說法呢 說孀孀已經死有一

年整這頭首又叫我何處去尋 既尋不着這頭首又從何處來的呢 他無

奈舉把刀對我告云 他舉刀告稟又說些甚麼呢 願割下自己頭去救父

親 噫天地間有這等奇孝嗎你是他娘活鮮鮮的下得這樣毒手你都不

勸住他嗎 我彼時苦口勸他總不信 他既不信你就不與他割難道自己

割下來不成嗎 不割時他就要弔頸懸繩 他既要弔頸你就該要防着他

將夫罪定定的罪將丈夫問作斬刑。噫好糊塗的官呢。今提到包大人台

前勸問望大人察冤情筆下超生。你女殺身救父這乃是箇孝女天地間

那有孝女之父行凶殺人的道理我這案情我也明白了老包自有下落

各自起去。包大人果算得清如明鏡救夫出我女兒九泉沾恩。講包公審

畢達德在一傍聽見其中情由不覺號聲大哭在傍聽者無不含泪悲傷

包公再將人頭細看刀痕果是新鮮血迹定是死後割的便叫黃氏吩咐

道你可常往龍寶寺去求籤問卦僧人若有調戲你的言語即便前來對

我說明老包便問他要這一箇頭首該當一清和尚天倉已滿一見黃氏

來廟乘機挑引黃氏哄道有了我二孀的頭面我便與歡會一清拴不住

意馬心猿便說前有一婦人來廟戲之不從將頭首砍下藏在三寶殿後

你若肯從我即將此頭首給你銷案黃氏道你果拿人頭來我即與你歡

會一清將頭首舉出黃氏一見誑說道我見這枯骨頭首一時嚇得心驚

膽戰你明日舉起頭首來到我家先與你歡會然後交出頭首一清應允

黃氏歸家即叫家門幾人去至三寶殿後搜出頭首將一清鎖起送到包

公衙內包公一一將案審實當下將達德放回將僧一清拋上鐵鑊示罪

又命縣主行文建修真節全孝二坊又命將張達道之田產分作兩股一

股歸節孝祠春秋二祭費用一股歸達德執掌至於縣官尹主爲官不清

冤曲善良罷職爲民從這一案看來古時女子竟有殺身救父之孝何況

今之婦女可不急急盡孝以報父母之恩於萬一乎

留嗣成名

明崇禎時湖北文生陳鉉品學兼優事親孝生養死葬皆盡禮且多善行

娶妻李氏亦賢孝年三十無子屢勸其夫娶妾鉉乃買一妾係官家女姓

王名禧鴻曾讀書能詩文其父爲官清廉卒於任所母相繼而亡無以爲

葬願賣身以葬之鴻入陳門尙未配李氏有孕鉉嘉禧鴻之孝遂不與成

婚惟厚待之，欲擇名門而嫁之，不幸遭甲申之變，賊匪探其家富，夜忽擁眾擄掠，將鉉夫婦縋縋廳柱，斯時妻所生之子僅三月，禧鴻抱至後房，換洗，故未爲賊獲。忙抱子潛密室，見賊出言非禮，夫與李氏皆被殺，鴻卽負子踰牆而奔，又恐被人害，自取磁瓦毀面，立志守貞。將兒以作已子，欲撫成人報夫之恩，每日負子乞食，逃遶遠方，受苦年餘。至西安乞食劉翁家，翁見禧鴻舉止從容，背負之子亦非下品，知必有故，因堅詢之。鴻乃以實告焉。宣未嘗開言，珠淚滾，劉翁細聽，難婦云：家住原在湖北郡，文生陳鉉，是夫名，娶我爲妾，纔聘定，命妻有孕，正在身懷足，生男，真歡喜，不料大禍忽降臨，賊匪乘夜擁入，境擄掠我家，錢合銀將夫與姐先綁定，刀架頭上，亂糊云：夫姐大罵匪徒等，二人被賊喪殘生，我藏黑處，淚滾滾，心如刀割，暗傷情，欲出殺賊報仇恨，不惜一死殉夫君，轉思此策非上品，力弱焉能誅匪人，倘被賊辱千古恨，且絕夫之後代根，我忙負子越牆逃，逃難天涯，全兒身恐遇奸人心不正，因裝風顛，毀容形，沿門乞食養性命，撫子成立，報夫恩，所受苦情難表盡，越思越想越心疼，本欲再將下情論，咽喉哽哽，難出唇。講劉翁聞之，憐其苦，乃留母子居於家，後知禧鴻通經史，能詩文，遂尊爲女師，子稍長，鴻教之讀書，取名爲賓，賓見母日有憂色，數問其故，母不言，且常問其父，並里居焉，年至十餘歲，問之愈殷，一日禧鴻乃將家事告於子。宣兒欲知里居事，一傍細聽，娘提起好似那刀割肝心，你爹爹他諱鉉，曾把學進，本是那湖北地，巨族名門，論爲人真，算得讀書立品，孝父母，敬長上，宗族咸稱，養心正，講禮法，持身端正，論唆訟與嫖賭，生平未行，凡言語甚婉和，又甚勤慎，聞闖事人長短，決不出唇，積陰功作善果，銀錢不吝，兒須當照你父這樣爲人，爾嫡母他外家本是李姓，知三從和四德，持家儉勤，操中饋，習內則，慈良貞靜，孝公婆，敬丈夫，鄉里傳聞，先無子，勸你父把妾聘定，娶我來爲次房，望續後程，纔到家兒的母身懷有孕，你

父親他便不與我成婚十月足生下兒喜之不盡你的父欲將我另選高門不料得甲申年匪徒入境你爹媽皆被賊喪了殘生我急忙背孩兒黑夜逃遶自毀面裝風顛免人辱凌白日裏沿門去乞食養命到晚來宿岩洞好不傷情最可嘆冬時間風寒露冷又受凍又受餓命幾難存走天涯合海角苦楚受盡我一心要將兒撫養成人歷年餘母子們逃到此境多感得這劉翁收留家庭為西席將他的女兒教訓母子們十餘載在此安身為賓兒須勤學志向要定三更火五更雞苦讀書文惟願你早成名好回原郡尋着兒親尸骸娘纔甘心也不枉我受苦四處逃遶也不枉你爹媽養育兒身講為賓聞之如夢初覺即跪母前泣訴曰宣聽母之言肝腸斷心中猶如滾油煎哭聲爹爹難見面兒的生母在那邊冥中諒亦不閉眼望着孩兒怎安然多媽呀被賊殺喪真傷慘匪徒與我山海冤親尸何人去殯殮想起我心如箭穿母親呀立志撫兒恩非淺受盡辛苦保我全

功名之事兒看淡祈母攜子回故園尋親尸骸表寸念為子盡道理當然倘不如此兒抱恨何顏立於人世間母辭劉翁各回轉即歸故里莫遲延講為賓急欲回郡其母弗許謂其子曰俟成名即歸如名不成永不歸也賓愈憤志讀書至十六歲入本朝學是年中鄉榜劉翁以女妻賓賓以親骸未尋不忍成婚禧鴻乃攜子女回郡賓百般找尋數月餘問諸里老始尋着二親之墓鴻率子媳祭奠畢命賓夫婦成婚乃謂子曰吾今日志滿願足可以對爾父於地下也從此間居靜室不會賓客而為賓夫婦奉養盡禮凡事必稟命而行是年下會場中進士點翰林將事題請於朝御賜一匾孝義貞烈又題一聯云教子成名有愧世間男子為夫存嗣無慚巾幗丈夫又勅封孝義貞烈一品夫人賜金珠玉帛陳為賓謝恩回家與母慶祝宴客三日後伊母夜夢一白髮老翁說他主持一方今日爾功行圓滿特來報喜驚醒亦不在意中次夜又夢一紅袍官員金光閃閃宣

金闕詔下王禧鴻，一生苦節賢孝，上帝深喜，超昇天仙。過三日赴詔，驚覺已，乃於次日潔備容儀，謂子媳曰：上蒼有詔，母子永別也。於是焚香端坐中堂，不飲食，子媳朝夕跪地泣叩，亦不言語。但聞異香，滿室空中有音樂聲，如是而卒。形容若生，鄉黨中皆頌美焉。後子孫亦繁衍昌大，自今湖北猶稱巨族也。

石隙限身

江都縣有一婦女顧氏，不孝公婆，其夫姓洪，名朝御，車傭工，每將工錢打酒稱肉，供父母。不料顧氏忤逆，將酒私自飲了，肉私自吃了，只用骨頭與之。可憐老人那裏吃得動，脅制公婆不敢言。他夫出外，顧氏在家，要公婆服事他，一點不到，不缺就打。把二老也磋磨不過了。他夫回來，還說公婆刻薄他，他夫未察，只用好言安慰。那一日他姑娘來接他公婆去，要稟告他，他不准去，再三告求，只許公公去，且要速去速回，不准婆婆去。要在屋裏服事他，說畢他公公去了。他大女一見便問母親如何不來呢？洪老也不好說得，止對女說你母親不好了。午飯已過，洪老即要告辭，他大女苦留過了三日。一日父女談家常，女就問兄嫂可以孝順麼？洪老遂說你哥哥日在外，到也還好，你嫂嫂呀，遂不覺弔下泪來。宣未開言，不由我珠泪如雨，叫一聲我的女痛心的兒，女說爹爹你說嗎？為甚麼就哭起來了？兒不問這句話，父就不叙。爹爹呀，怎麼又不說呢？你要問聽為父細說端的。爹爹呀，到底，是甚麼情形？你哥哥為車傭日出在外，哥哥在外推車找錢，回來供養你兩箇老人家，也是好的嗎？那曉得你嫂在家忤逆，哦，嫂嫂在家忤逆，不孝他父，作些甚麼事呢？說起來為父的心如刀碎，把為父只當做一箇請的。天地間豈有此理？這人家說媳婦原是來服事的，那箇把你當請的？爹爹呀，他把你當請的，又要你作些甚麼活路呢？每日間要為父檢柴挑水，爹爹呀，你未必信們蠢，你莫跟他做嗎？又看他把你怎樣，你不

做他就要拳打腳踢，他怎們萬惡你就打他一陣，匾擔看又怎樣嗎？兒呀，

你不曉得，可憐我年邁人，又無氣力，由他缺由他罵，假裝不知，你的兒買

酒肉，拏回家裏，他吃了盡拏些骨頭上席，可憐我年邁人，沒得牙齒，光眼

看，沒奈何，那回得吃，爹爹纔蠢，哪不曉得跟他拈起丟了，最可憐你的母

實在憂氣，爹爹母親又是那些憂氣，背地裏只好是哭哭啼啼，每日間要

與他煮飯掃地，做菜園打猪草，何曾安逸，這箇賤潑娘，恁般很叫媽莫與

他做嗎？一張嘴像打卦，全不歇氣，有一點不是處，咒罵不息，爹爹呀，未必

你們側近四隣，見惡婦嫌婆婆，都怕他難道不怕出逆案，兒呀，你自家

人都管不到，那箇去怪別人，哦，你的母沒奈何，只是嘆氣，為父的，看不過

也把泪流，那箇哥哥回來，你二老不向倒哥哥說，兒呀，你不曉得，說了越

發不好了，昨日的是我兒一番好意，命人來接二老，閒頑幾期，我想你兩

箇老年人在屋裏難得坐，不過接爹爹來，要幾天散散心嗎？怎麼又不來

媽來為甚麼事呢？你母來又那箇服事飯食，這纔是反要媽在屋裏服事

他兒，今天偏要命人接媽來，倍爹爹多住幾天，看他又怎樣，兒呀，不消為

父的，今日間定要回去，爹爹呀，你多住幾天，為何這樣忙嗎？他限我速回

去，不留一期，爹爹你信那箇賤潑娘的，父今日在此間多謝於你，爹爹你

要回去，苦留不住的，爹爹回去，多多拜上母親，叫他不用憂氣，二回着人

來，接定要一路來耍的，回家去，又會要說入說七，講洪老在此痛哭一

場，他女哭啼啼說道，爹爹既要回去，我這包有些糖食暈菜，與母拏去多

拜我母親，女兒未曾前來問候，言畢，父女灑泪而別，洪老回轉，家來顧氏

柴也無燒的，水也無人挑，你就死在那裏，嗎？回來做甚，洪老也不做聲，各

自去了，顧氏見公公包有些糖食暈菜，私自一人拏去吃了，婆婆何曾得

見，洪老自此氣憤成疾，遂一病而亡，他夫回來，安葬已畢，又出外去了，他

母見夫已死，遂惹氣傷肝，雙目不明。顧氏越發把他婆婆不當人了。那日他夫稱麵回來，叫顧氏每天怕他母親餓了，下與母吃。顧氏等他丈夫出門去了，他去挖些蚯蚓煮起，拏與婆婆吃。婆婆不知，只說是麵吃在口中，不對，纔知是蚯蚓，翻腸大吐，遂喊天大哭一場。宣想起我命好薄，何多受苦。遇着這忤逆婦，全不賢淑。我的兒日在外去尋生路，那曉得爲娘的受盡很毒，是不孝莫如我這箇媳婦。不把我當婆婆，百般凌辱。接來時就把我十分刻苦。他公公爲惹氣一命嗚呼。每日間是茶飯都要我煮。我反轉似他媳還都不如，好飲食私自吃。我未到口，他還在咒罵我懶惰荒疎。這幾年我受盡千辛萬苦，不敢言。我只得悄悄來哭。不料得惹氣病入了肺腑，忽然間氣傷肝瞎了雙目。我只願閻王爺早些鈎簿，也免得爲他嫌時。厭物昨日的是我兒一點孝處。稱挂麵回家來把我養育。我媳婦喪良心，天理不顧，拏蚯蚓當挂麵來與我服。可憐我無目人，看不清楚。我當着是挂麵合湯而噏，吃到口酸齏齏不肯下肚頭，又昏眼又花，幾乎嗚呼。這一陣哭得我叫天無路，難道說虛空中無神鑒觸。這種人老天爺還不治處，我恐怕敗壞了世上風俗。講顧氏的婆婆望天慟哭了一陣，不覺感動皇天，忽然風雷大作，也是顧氏平時忤逆不孝，惡報時候到了。理宜將顧氏雷擊而死。顧氏的夫也不知其妻不孝之情節，故將屋後一箇石岩打開，把顧氏陷在石隙之中，只留上半身在外，死又不死，活又不活。神在此刻詩一首，埋半身以存姑，豁雙乳以哺子。每一食以延生，終三年而擊死。四鄰親戚朋友來看，無不駭然。遂將夫尋回，方曉得他顧氏妻是忤逆不孝。遭此報應，他夫也不出門去推車了。就在家中事奉母親，每天與顧氏一碗飯，以延其生。或時抱兒去吃乳，於是遠近傳聞，四方來觀者，去去來來，日有千百多人。那一方之樂善者，就在岩中起一宣講亭，從此顯遭忤逆不孝惡報，人人親眼來看見的，不是虛說，所以聽。

聖論

之人甚眾勸化之人亦多一日有一宣講生說顧氏雖不孝天加顯報不知是那些不孝處他又不說我們人人替他在雷祖爺名下燒道疏文使他將不孝之事說出以好勸世眾皆曰然遂將疏文一道燒了便向顧氏說將你不孝之事說出雷神自然饒恕於你顧氏雙眼流淚遂將不孝之事說起來宣顧氏女在石岩自表罪過尊一聲眾人們仔細聽着我犯了一何等罪雷來打我皆因我平日間不孝公婆眾人說你那些不孝處你一說出來我每日要公婆服事於我飯不煮猪不餵坐享安樂眾人說你

公婆接媳婦原是望你來服事他你反轉要公婆來服事你他不該不說媳婦難道你丈夫不說你聽嗎我丈夫去推車不在家多那知道我在家這樣萬惡哦你不孝你把丈夫都瞞倒的或稱肉或打酒都交與我他叫我要好生事奉公婆這樣看來你的丈夫孝心頗好把我的我拏來私自吃過只留些光骨頭方擺上眾人說你把肉吃了先把骨頭去哄公

婆你公婆年老無齒又怎麼吃得動呢吃不動在碗內又歸於我下地來還不是我來收規這樣看來你丈夫稱肉原是奉父母你拏來私自吃了還不是跟你稱的呀頭一回大姑娘命人一箇你的姑娘命人來為甚麼事呢他說道持治酒來接公婆你的姑娘來接他的父母也是他的好心你公婆可曾去否我你不要婆婆去在家獨坐你不要你婆婆去是何緣故

呢怕他去對姑娘把我過說你這種人都還要臉還怕人說你不成嗎公公一人去不把夜過要回來做活路檢柴上坡你實在有些萬惡連你公公在人家你都要管到哩我公公他也是自己有錯你公公又有那些錯呢住三天纔回來不聽我說未必你是下聖旨的我一見公公回我就

冒火你冒火又便怎樣呢我把他馱一箇氣死不活我公公他息氣一命結果這樣看來你公公都是你息死的我婆婆只哭得眼淚雙落不料得把眼睛哭瞎兩箇你婆婆眼睛瞎了你就該好生服事看不見我正好把他

磋磨我丈夫稱挂麵親交與我夫叫我下婆吃切莫忽略你下與婆婆吃了未曾呢我想起那時節自己也錯你又有那些錯呢挖蚯蚓當挂麵來

與婆婆嗑你這就該萬死的那蚯蚓都吃得難怪雷打你我婆婆不看見用手接過拏箸拈只說是挂麵駝駝你婆婆到底吃了未曾纔到口不由他

心內難過本難過翻腸肚好一似服了毒藥他對天來哭訴咒罵於我因此上雷神爺來把我捉陷之在石岩中又凍又餓這是不孝的報應發

作勸婦女要盡孝切莫學我莫學我顧氏女不孝公婆你看我不孝人這

樣結果限之在石岩中要死不活這是我真情話不哄那箇願世人都盡

孝共享安樂講顧氏說罷雙眼流淚眾人聽他這番言語實實忤逆不孝報應到了凡有人去看他他就說來勸人叫莫學他顧氏女至顯眾日久

三年後復被雷打死那石岩人呼為逆婦岩至今顧氏身痕猶存從此案

聖諭都是賢男淑女實力遵行

是好嗎

改過成孝

河東有一婦人張陳氏自幼嫁與張端為妻翁死姑老且有白髮祖婆在堂氏素不孝姑復不孝祖婆值丈夫出外營生愈加膽大可憐那祖婆兩目不見欲食不能到口欲飲不能到手縱丈夫在外收錢買回酒肉糖食俱被氏私自煮吃了道光庚子年冬月內氏回娘家而歸他母稱三筋肉送親婆不料逆婦欺祖眼瞎便私瞞食了却被祖聞得肉香問及媳婦纔知孫媳私煮肉吃遂嘆了兩口氣他媳婦在傍見此光景思想媳婦不惟不孝我並把祖婆都不放在眼裏不教訓他幾句此性久不知改於是走

到媳婦房中特為教訓一番宣叫一聲媳婦兒聽婆教訓甚麼話說婆這裏有幾句細聽分明滴倒說聽倒的又不是譚子還要說幾道想我生命

不好家屋貧困論本等說不起媳婦過門那個估住你討總是接我來的

皆因是你祖的眼目昏朦早晚間無有人就不得行婆一人恐不能事事

盡心纔說你到我家侍奉祖身老實話敬一輩又敬一輩我到沒有曉得

這多誰知你到我家全不柔順祖與婆當作了行路之人還怕那一箇全

未打張有好穿本不該私自管領好飲食就該要奉與祖吞有那些未拏

他吃你說你那回到娘家提肉回郡為甚麼瞞着我不奉祖身那是我娘

家拏來的都要拏與他吃曾不思不孝人天有報應况灶君察善惡神之

最靈他姑說猶未畢這逆婦聽得有報應的說道你莫拏那些來嚇我三

箇石頭架箇灶就說有神靈那得這多灶神來管事你那話我不愛聽一

畢各走一邊去了他姑本欲勸他孝祖見他如此也就不說他逆婦第二

早晨到灶房內低腦壳去燒火忽然鑽在灶孔去了嚇得婆婆即忙扯出

頭髮盡落額已燒焦了只有臉上未大損傷口內說道我願改過再不敢

犯了過後那額甚痛親戚都來看他說道神靈顯聖必須出外勸人方能

全愈婦羞不認承誰知那額傷又痛得要死莫奈何便說道菩薩開恩我

將身作勸及說出就不痛了乃哭哭啼啼請人作歌勸世其詞曰宣未開

言泪自墮尊聲列位聽奴說論奴此身多過錯欺我瞎眼老祖婆三竿日

起夜早臥飲食不與祖同棹拏東拏西曾叫我違拗抵觸惡言多那日回

去娘家坐我媽送祖肉一陀瞞着祖母私吃過婆婆教訓我更惡還說事

祖都要我那能曉得這們多只說無神鑒察我誰知報應走不脫二天厨

房去燒火灶君顯應將我捉說這逆婦大罪過將火燒我這腦殼幸得婆

婆替悔過奴的性命纔得活奉勸世人莫學我此段良言記心窩莫說隔

輩不孝可孝祖還是孝婆婆世人依此無差錯福祿相報定無訛講此婦

既作歌勸世復向祖婆姑前跪悔前罪哭啼求恕宜跪堂前雙泪流輕言
哀懇尊一聲祖與婆細聽分明我平日做的事理太不順不孝祖又兼之
不孝婆身一時錯到如今悔之要盡懇乞我祖與婆大施慈仁恕饒我忤
逆婦開恩保定哀求那灶府君不加罪刑從今後願改悔事事從合從今
後願學那行孝之人早請安夜送睡温清定省或好食或好飲不敢私吞
倘若是仍忤逆仍蹈前徑甘受那活報應不辭毫分講他祖婆與他婆婆
聽得他真心悔過遂說道好好只要你早晚行孝祖婆亦不責備你此婦
自從悔過之後早晚孝順誓改前非其後鄉黨稱孝婦焉後來美報自不
必說

雷打二女

銅梁縣有一張氏丈夫早故膝下無子單生二女大女許王姓二女許陳
門張氏守節撫女成立臨嫁之時想到我有田產無人承受不如賣了單
留熟田收租養活老身一女贈銀二百兩後來老了好傍女過活終朝
家族勸撫子接嗣張氏不信二女出嫁後連年生子三朝週歲把家婆如
棕樹樣剝漸漸空乏口食不敷又遇歲歉家中糧盡張氏想道兩箇女發
財一處去要一月主意已定收拾往王姓家走走出門時不覺淒涼歎曰
宣張氏婦出門來自嗟自嘆常言道人在世貴結善緣男子們體三綱五
常共勉敦孝弟去淫惡是事順天婦人家猶須要去其妖艷知三從合四
德貞靜幽閑總而言持家務還要勤儉愛臉面尚奢華老受飢寒我今歲
遇飢荒米無一點猶幸得二女家阡陌田連此一回到他家必然欣羨叫
岳母叫家婆喜笑無邊他留我要數月自必不談還怕要縫衣裳贈些銀
錢行之在籬邊地收拾纂捲漫漫的悠悠揚好到庭前講張氏走到王家
槽門狗叫大女出來見娘衣服破爛便顰臉腫嘴坐在門口問娘到此何
事娘答曰特來看你女又曰我吃得飽何須你看你的女婿高門大戶往

來親戚盡是驕馬乘輪，未像你這老賤婆，拖衣落食，新黃不接，走箇甚麼人戶，老得無廉恥了。這聞女言，半時方答曰：「大女兒你不必這模樣談，我懷你食養你多受熬煎，出嫁時辦賠奩光華臉面，猶打發二百銀，還有銅錢，我為你把銀兩多多花散，因此上受飢寒，望其憫憐，到你家，俸兩次，未有多便，你為何臉顰起，反出惡言。」女曰：「世上人多少，就死未見你這老賤婆子，偏偏不死，要來嚇我。」娘曰：「不得死嗎？」女曰：「我拏二十文錢，回去買付毒藥，毒死張氏，不得已，又往二女家走，未進大門，二女看見，接也未接，張氏就將大女之言告於二女，二女亦罵娘，老來不知時務了。五黃六月，走箇甚麼人戶，莫說大姐不喜，難道我又愛你嗎？大姐拏錢恐怕少了，我再添你幾文，回去趁早毒死娘，問辱罵曰：『罵奴才說的話，更加毒慘，不由我今日裏大言火煙，我為你用的錢，一言難談，你不該出惡言，抵觸當先，我怨你兩姊妹，必遭天譴。』五雷打雷，火燒挖出心肝，方纔知天神威報應，甚顯也，免得世上人不孝坤乾。」二女聞言，火冒把門，關了不

許，他娘進屋，張氏息氣，只得轉身回家，出門走了數十里，行至中途，腳手皆軟，歇氣嘆道：「張氏婦坐路旁，泪如雨，麗口喊天，手搥胸，自訴根芽。我幼年配夫君琴瑟和雅，未生子，產了兩朵虛花，不幸得夫早死，把女盤大一許，王二許陳俱是富家，賣良田辦嫁奩，到也淡話，我不該四百銀打發於他，將銀兩毫不存拏來賠嫁，單只留幾塊土，一箇坐塔，他兩家如棕樹剝了，又割打三朝，又週歲應酬無涯，想先年有租收到，還不怕，這幾年田賣完，米貴沒法，三日中未見米，餓得忿架，也只想兩女兒把我捉拔，左一疑右一跌，他家走下，女見我臉顰起，惡言交加，共與我毛毛錢二十零，入他叫，我買毒藥，毒死了罷，這樣人論理，來應該雷打，願蒼天早收了，把他心挖，哭啼啼行到此，腳軟音啞，不覺得天色晚，日已西斜，這苦命留塵世，將來做下，到不如自縊，死命染黃沙。」講哭畢，解帶，將在大樹上挂鉤來。

了一箇賣貨的姓周對面撞見便喊大家婆漫些弔張氏回首一看認是姪婿周公將二女不孝從頭說出周公勸解一番接到他家安身姪女賢淑款待甚濃娶了半月張氏要回姪女攜米五升將送出槽門周雜貨往外回來又把張氏留轉再娶半月打箇穀子回去正是情絕倫常短心良義氣長那晚天變風雨大作霹靂一响二女一齊打死把心肝拆出提在張氏床邊帳杆挂起張氏忽聞血脈極臭周雜貨夫妻點燈來看見兩龍心肝挂在帳杆三人驚駭一夜未睡次早兩處放信言二女被雷打死抓去心肝未見四鄰見此奇事進城稟官徐大老爺清正得聞根源速將王凍二婿喚到各追繳二百銀子斷與張氏撫子接宗周雜貨疎財仗義難救人賞銀五十兩各安生理今之有女不孝娘者趁早醒悟

雷打逆女

昔年梓潼縣有一伍氏婦人他娘家父母甚是貧窮自幼父親早亡他母親勤苦紡績撫他成人及至出嫁誰知伍氏忤逆不孝把他母親不認他夫好言教訓他總不信可憐他母年邁衣食無措他夫每挈鹽米奉送岳母逆女阻攔不允及至辛丑年五月初四日他丈夫憐憫岳母淡泊又想端陽已近遂將岳母接至家中同過節氣可恨逆婦不許進門他夫再三勸解方纔入門及至午後又逼他母回家他夫見此情景只得將母女之情勸他一番宣叫一聲我的妻寬懷坐定聽為夫一一的訴說哀情想岳母他家屋甚是貧困他窮他的與我甚相干受盡了千般苦撫你成人妻今日就該要急早報本你為何把岳母視如路人那種沒志氣的爹媽我又未得他結嫁我還孝他做甚麼雖說是他家窮也由命定難道說貧窮的不是娘親雖是娘親我是嫁出門之女還孝他做甚麼莫說是嫁出門便不孝順豈知道婦女們原有四親你說四親我到問你甚麼叫四親在家中有爹娘原當恭敬出嫁後有公婆一理同論為婦女能盡孝神欽鬼敬

倘若是不孝順難逃天刑 我又未曾打他 我有那些不孝 平素問你全不

把他看問 可憐他年邁人受盡苦辛 那是他討得的怪得我 今日月初

四端節已近 你為何不許他在我門庭 過年過節他莫在我屋裏討我恩

氣 況岳母他今日纔把門進 又何妨暫留他過些時辰 切莫說不孝母毫

無報應 到後來妻也要為女娘身 設你女他待你這般情景 試問妻那時

節心疼不疼 孝不孝由在他 想古來不孝人神靈顯應 或雷打或火燒警

惕世人 縱然是你的母把你容忍 我只怕天老爺不能容情 我肯信雷要

打也打不完 況且那

聖諭

上常常講論 不孝人生受罪死受極刑 你肯信那些龍門陣 我不曉得甚

麼叫

聖諭

我的妻從今後快改情性 若不然報應到追悔不能 講他夫勸了一番 伍

氏全不肯信 他夫想勉強留在家中 終久是討恩氣無奈只得拏肉一塊

米五升 交與岳母再三寬慰 方出門去 可恨逆婦趕出門前 將肉米奪回

反罵道 這箇老婆子 不知好歹 在我家中吃了飯 反要偷我家私 辱罵一

番 把門掩了 其母息氣不過 只得哭哭啼啼罵他一番 獨一人在中途

珠泪難忍 想起我不孝女 好不傷情 想當初為娘的家屋貧困 受盡了飢

與寒難以營生 不料得你的父早把命傾 單丟下母女們 獨守孤貧 每日

間娘盤你辛苦受盡 或績麻或紡花來養你身 可憐我有幾日無米斷頓

借點米煮點飯 拏與你吞 只說是養大你 把我孝敬 百年後也有人送上

山林 誰知道小賤人 把我不認 只顧你享安樂 不顧娘身 自從你嫁婆家

未把娘問 自從你嫁婆家 便不歸甯 動不動就罵我 生壞了命 動不動就

罵我不許上門 多蒙得賢女婿 把我憐憫 拏油鹽與柴米 把娘看承 小賤

人你不愛把我攔定 反罵我不顧家 只顧外人 今日的正值那端陽已近

你的夫接為娘來 到家庭 只說是住幾日 纔回家郡 誰知你一見我不許

進門，苦哀求纔准娘把你門進，吃了飯，逼爲娘就要回程，賢女婿搗點米救娘性命，小賤人來奪去好不傷情。今日的你做事忤逆過分，今日的你做事實，在恨心，雖然是爲娘的把你容忍，難道說老天爺把你容情，惟願得求神爺快加報應，打逆女也免得帶壞世人。講他母咒罵一番，急回家中，那夜三更時候，逆女夫婦安寢，忽被雷將伍氏打死，提在他母床前，跪定口含奶子，及至晨早，他母醒來，忽見一人跪在牀前，仔細一看，乃是他女，遣人報與他婿知道，他婿早晨起來，見妻不在，正在驚疑，聞信急同來看，見妻週身皆黑，知是不孝，被雷擊死，因備棺木安埋，雷又震開，一連三次，如是遂將尸首示眾，後被猪拖犬扯，他夫將岳母接到家中養老，又娶一房妻子，甚是賢淑，後來子孫富貴綿遠。

嫌媳受累

道光七年，四川雅州府石山縣居民田文玉，妻林氏，生一子，名東林，幼抱張大文之女秀英爲媳，林氏虐刻非常，是年秀英年已十八，擇吉四月初八日成婚，文玉辦買布疋歸家，路遇盜賊張丁丁與王三喜二人，見文玉身背布疋，即準備來到文玉家下行竊，是夜林氏因罵秀英，答應幾句，林氏手提棍棒，失手將秀英打斃，夫妻商量，忙用棺木裝定，埋在猪圈坑，自以爲神鬼不知，又想打人不贏，先動手，明日在張家問他要人，自然可以搪塞，再說張王二盜見他家行兇，諒難安睡，何以偷竊，便商量盜墓，剛揭棺，秀英嗷喲一聲，嚇得張王二盜飛跑如雲，秀英醒來，也不知被賊盜墓之故，只說是神靈搭救，思量一陣，務必夜透娘家，方可逃生，剛走二里許，到東林寺前，大雨如注，秀英正在山門躲雨，恰遇淫僧名三和尚出門放水，和尚詢知來由，見秀英年貌絕色，心生一計，對秀英說道：你母早故，爾父出外，娘婆二家俱不可安身，我們出家人慈悲爲心，豈可見死不救嗎？想我母家不遠，不如到我母家，與我母同住數月，再作商量，秀英一時荒

卒無計，隨口應曰：「可。」和尚之意，蓋欲拐帶逃走。又想到師傅有銀兩二百，不如盜來以作路費。剛把二百銀拏到手中，師傅驚醒，大叫：「和尚手執短棍，將師傅用力打死，旋將銀交與秀英。」秀英聞他將師傅打死，心想：「此人心懷不善，不可聽信於他。」將計就計，便叫他將師傅指去埋在他那空棺內。豈不是兩全其美？和尚信以為然，忙將師傅指去掩埋。秀英見他去時，將銀子拏起，悄悄逃去。在清溪縣，外婆家安身。和尚轉來不見秀英，亦各自逃遠方去了。次日，田文玉夫妻到張大文家下問他要人。二家鬪爭不休。田文玉夫妻用心太毒，反將張大文具控在名山縣。縣主不查虛實，反將大文拘獄。追比問他：「要人大文滿腹含冤，無處可伸。幸遇張王二盜，纔犯了案，與大文同在獄中受罪。大家各叙案情。」張王二盜聽大文本是無辜受罪，良心發現，也不顧利害，便說：「你女乃我二人親眼看見，田家打死埋在豬圈坑內。」張大文急忙訴呈，說：「秀英乃文玉夫妻打死，現有張王二人可質。」縣主提問張王二人對縣主訴曰：「當堂我把冤屈伸太爺在上聽分明，小人自幼不學好，本是挖牆割壁人。那日路遇田文玉，身揣布疋，真愛人，夥計二人皆有意商量偷竊起黑心。夜晚走到他宅後，他家吵鬧不安甯，忽然聽說不好了，失手將媳喪殘生。不久一陣就抬出，悄悄埋在豬圈坑。這是小人親眼見，不敢欺哄惹罪刑。太爺若還不肯信，砍頭甘結願具呈。」講。縣主問明，忙去檢驗，開棺一看，卻不是女身，乃是和尚。當時縣主與眾人嘖嘖稱怪。次日東林寺的山施，聽得是箇和尚，疾速呈狀說：「菴內和尚，師徒二人久已不在，還失去二百銀兩。」縣主提張王二盜出來問道：「明明是二人謀財害命，怎麼說是田家打死張秀英？好好從實招來，免動大刑。」張王二人不招，用了幾番苦刑。張王受苦不過，纔勉強招了。正是：好心救人反遭害，一團冤屈惟天知。及三年行刑，臨刑時雷電大作，將斬刀擊斷。縣主細想此事必有冤枉，四路緝察，卻說秀英逃遠外婆

家之時，過了雅州城外，腳痛難行，即請張大漢、袁麻子二人抬轎。張、袁二人見秀英有白銀二百，用計哄過手中，到了榮京縣，張、袁二人拐銀逃竄。秀英囊空難行，氣急投繯，幸遇王寡婦坐轎歸家，看見急命轎夫解下救活，問其情由。秀英對王寡婦哭訴曰：「尊大娘聽貧女細說原因，皆因我家淡泊，娘早歸陰，我爹爹纔將我抱在田姓林婆婆家，甚克憐，每日辱凌，為一點些小事，動用棒棍打喪，我埋在那豬圈之坑，多蒙得神靈爺救我性命，醒轉來在菴前，又遇貧僧，那和尚把師傅棒打廢命，偷來了二百銀交與我身，因想道：出牢籠，脫身逃遼，故叫他將師傅埋在原坑，到此來遇轎夫，又入陷阱，拐去了二百銀。難以前行，欲昇天，欲鑽地，無有路徑，因此上氣不過在此懸繩。」請哭畢王寡母憐其孤身無靠，即收為義女，帶回清溪縣安身。又說三和尚自那日逃走，也來在清溪縣化飯營生。一日在街化飯，遇見秀英，即抓住問他要二百銀兩。二人開懷，眾人勸解不開，正遇張彪等到來，張彪剛要盤問秀英，即將三和尚抓住，和尚見了官差，目瞪口呆。秀英纔對張彪與眾哭訴曰：「官眾位息言聽我明，我原不是這裏人家，住名山張家，我父名叫張大文，把我抱在田家去，婆婆惡毒，昧良心，棍棒將我來打死，埋在宅外豬圈坑，神靈救我還魂轉，一陣大雨降來，臨我在菴前去躲雨，和尚拐我是真情，他去偷銀有冤枉，棒打師傅喪殘生，欲逃羅網把計定，叫我埋在我原坑，想這和尚不公道，包起銀子各自行，不覺來在兩夾口，又遇轎夫沒良心，二百銀兩拐去了，我欲自縊喪殘生，多蒙恩母來救我，因而在此來安身。」講說畢張彪即將和尚鎖押，引起秀英同到名山縣審路，過榮京縣，秀英腳痛難行，張彪到轎行，僱轎正是張大漢與袁麻子二人，新開轎行，議價時，秀英認得真確，即向張彪說道：「這就是前日拐銀之人，張彪又將二人拘鎖，當時起出銀一百餘，一齊解到名山縣，縣主審實情由，將轎夫枷號頭門，監內放出，張丁丁與王三喜把和

尚百餘銀賞與他兩箇，又將秀英與田文玉夫妻並和尚一併解上省去。呈與蔣大人發落，蔣大人就將和尚立決。田文玉夫妻解回本縣，罪滿充軍。秀英寄拜蔣大人，就在衙內安身。大人將田姓婚姻悔了，以作義女。從此案看來，嫌媳加害者趁早回心，拐騙貪淫者各自猛省。語云：殺人不要經手，到底不填命，不誠然哉。

嫌媳惡報

自乾坤開闢以來，有男女即便有夫婦，是夫婦乃五倫之一，固不可輕易看賤了。在那富貴之家，從小定就，後來擇期婚配，固不消說。也有因家下凋零不能撫養成立，從抱過門來撫養的。此時爲翁姑者當要念此弱媳年幼無知，善爲教導，不可任性凌虐。使那年幼女子哭訴無門，總要將心比己。若我養的女，別人亦如此嫌賤，已心又何以安？這都是由於河東獅子吼，男子畏婦人使然也。稍有丈夫氣慨者，必不如此。諸君不信，聽我說。

過嫌賤小媳婦無辜受罪而死的事來，與列位聽聽。川東連江津不遠有一人姓匡，身習巫教，娶妻王氏，每日好吃鴉片煙，所爲之事不便明言。家中有一小媳婦，年方一十二歲，他婆婆常將烙鐵燒紅，烙他週身，或將打煙鐵子燒紅，鑽他兩腿，慘不可言。一日小媳婦纔檢柴歸家，王氏惡婦說他遲了，將媳婦雙手弔起，用棉花裹在中指，指上將桐油淋過，拏火去燒起，如像點燭一般。這種刑法，世上稀少。小媳婦痛死幾次，醒來哭道：「這一陣痛得我昏迷不醒，中指上當點燭，痛不能忍，亮煌煌一枝燭，好不整人。我聲聲喊救命，無人答應，痛不過將手咬鮮血淋漓。」

媽呀，快快的拏刀來斷兒頭頸。我公公在一旁全不做聲。

哦，你想要那老沒衣食的講情，放你下來麼？是他老龜子這般模樣，到莫打自開腔。

就說是那螞蟻也顧性命，何況你小媳婦明明是人。自古來有王法，沒得這很。我的娘心太毒，用這非刑，兒剛纔歸家來，放下柴捆兒的娘，你爲何一見生嘔，受盡了千般

苦全不鬆勁，就是有十雙手也做不贏。噫，你這樣說來，還把你累多了嗎？

週身上盡都是烙鐵印，忍養痛出外去將柴找尋兩三天飯未吃，身上

寒冷，叫走東叫走西，順着娘親，你都要穿衣吃飯，那恐怕沒得這多來娘

將兒來治死，須當快性，為甚麼下毒手，凭般施行死一陣活一陣，又不

斷命，跪塵埃哭啼，施恩，講這一陣為娘的手也打軟了，口也罵乾了，

肚皮也在餓，當且放你下來，即速去煮飯來與為娘吃，你看那王氏惡

婦，忍心害理，將那小媳婦這般殘害，方放下來，又要他來煮飯來吃，他的

男子漢，匡端工在一旁全不敢做聲，是夜小媳婦受苦不過，私下開了後

門，遠方逃命乞食而去，一日來至龍王廟前，偶遇着生身之父，董芳榮買

易歸家，正在歇憩，父女兩不識，認遇着這女子，跪在路旁乞討錢文，哭訴

道：雙膝跪在路途中，哀懇往來老公公，董芳榮細問道：我問你這女孩

子為何不在家中來，在路邊乞討錢文，其中必有箇緣故，你慢慢說自我

聽

自幼離家把姑奉，只因家貧母壽終。

哦，你生身的母親死了，因家貧把

與人做小媳婦，是也不是？答曰：正是，婆婆性情太凶，勇在家時刻不能容

既是你婆婆將你嫌賤，一箇時候都竟不得為何，你走在這裏來了，黑

夜開門將步縱，逃命四方兩手空。時纔你說得明白，因受苦不過，出外逃

命，身旁無有錢文，目今落在吃討之中，都是說不起了，我且問你婆婆又

將那些刑法來收拾你呢？捧棍不分輕合重，烙鐵都用火烙紅，一身烙得

無縫縫，皮焦肉爛，痛切胸。塵世上教媳婦的，只有打罵，並沒得烙鐵烙身

之理，這惡婦用這非刑，恐異日死在陰曹，難免割心地獄之苦。冬日無衣

受冷，陳暑天掣來，喂蚊蟲有酒有飯，他們用我吃菜羹，把腹充。這女孩子

你婆婆這般害你，又怎麼過得日子呢？又冷又餓，難行動，輩上不離錠子

沖，又無飯吃，又無衣穿，一天到黑，腳手都不停空，這箇娼婦，還用錠子打

你，這就實在傷慘了，放下柴擔，又挑桶，未曾歇腳，把碓春一條褲子，全是

孔衣裳爛破不遮風打霜下雪林內走一身打濕無火烘。莫說你是箇人，就是箇畜牲他也理應要憐憫於你這種不要臉的惡婦全沒一點仁心。

我看他後來怎麼下場。出口聲聲罵雜種就與牛馬一般同。那些都不問。

你單問你婆婆做那樣公公做甚麼執業。婆婆王氏煙癮重，公公行教是

端工。噫你公公是箇端工你婆婆還會吃鴉片煙嗎？再問你娘家又姓甚麼。

麼。若問娘家原姓董。怎樣說的。答曰：姓董，匡門小抱女花童。你公公他就

姓匡嗎。答曰：正是爺爺們哪。幾文銅錢無甚用，何不賞賜我貧窮時纔講

說不虛哄伏望搭救出牢籠。董芳榮將女花童搬來擲去，方知道是他

親生女兒聽罷時，仰面一跤，跌倒在地。甦醒轉來，捶胸哭訴道：「聽兒言

痛在心昏迷幾陣，我就是董芳榮兒的父親，因家貧不能夠將兒撫引，纔

抱在匡家去五載有零，只說是在他家兒真萬幸為父的丟了心，方放出

門，那曉得在匡家請苦受盡，竟落在乞討中，好不傷情。兒受苦為父的那

得知信我的兒快起來。旁站定同為父歸家去，漫漫調停兒身上，真果

是藍縷得很，穿一件麻布衣，吊吊衿衿，我的兒怎過得這般寒冷，將我衣

脫下來，暫且遮身。我看你肩膀上，皮肉爛盡，手桿上盡都是烙鐵傷痕。講

兒哪，將衣帶解開，待為父仔細看來。嗚呀，痛心兒兩腿脛還有些烙鐵印，

印，左手上為何的一指不存。講：爹爹呀，這是婆婆將棉花裹起，拏油淋過，

用火燒脫了的。芳榮說：怎樣說的女說：用火燒脫了的。芳榮說：嗚呀，兒哪，

宣說出來嚇一跳，起初不信，就是那閻羅殿也沒這刑。那知道這惡婦這

樣殘忍，難道說他有女不嫁別人，倘若是他有女，抱與人引，仍然的嫌賤

他傷不傷心。講：爹爹莫要哭了，芳榮說：痛心兒哪。宣為父的一見了情，不

自禁前面去請轎子與父同行。講：父女彼時一同歸家，不提且說匡端工

與妻王氏，不日聽得親家在外生理大發其財，又打聽得媳婦在路上一

同回來了，臉上好不過意，兩夫婦商量一日來在董家門首，花言巧語百

般遮飾見了他的媳婦干箇么萬箇息喊不住口董芳榮氣急不過要想與他作對怎奈女兒終是他家的人不可與他結仇只得忍氣吞聲着他後來有箇回心轉意麼於是將酒飯款待也不題起從前漢劉二字了但來謝親家親家母我女兒儘他在我家中閑住一會親家不必命人來接當下分別各自而去不料去後將有數月匡端工兩夫婦今也命人來接明也命人來接芳榮對他女兒說道你的婆婆想必是回心轉意了我兒今日儘管回去為父的時常前來看你就是那女兒不聽說回去則已一聽說回去二字便放聲大哭起來宣聽一言歸家去心驚膽戰這一回料想是不得生還兒哪你只管回去耐煩過些日子有為父在家你婆婆就想要嫌賤你諒他也是不敢的我婆婆心狠毒難以改變豈能容兒一時不受熬煎兒哪你婆婆若再是這樣磋磨你為父的與他定是不得干休的這都是你女兒命中注限前生作今生受憑定在天我兒不必啼哭回

情不能團圓在堂上辭香火自嗟自嘆望福神與祖宗保父延年出門來對坟臺辭母一遍哭一聲兒的父珠泪不乾兒不久與母親泉路相見兒此去這性命定難保全轉面來見爹爹肝腸哭斷呢呀兒父女們就此一別了兒不忍父一人獨受孤單講董芳榮見得女兒悲啼不止不覺兩眼流泪亦哭啼說道宣我的兒這一陣哭乾珠泪為父的一見得好不傷悲兒本是他家人我纔好悔瞎了眼我不該聽信於媒為父的心想要與他作對又恐怕兒回去難住一堆今日裏送兒去把你婆婆會漫漫的感化他又待何為娘發氣兒早些各自站退莫惹他潑性發鬧着虎威他曉得兒一人是我鍾愛量就他也不敢生打死捶二拾兩雪花銀兒藏身內拏回去買酒肉將母奉陪這樣的殷勤他火心自退難道說他就與牛馬同羣你婆婆本不是好人一隊婦人家吃洋煙淫盜之媒衷腸話說不盡各自領

會路途上父言語謹詔莫違從今後切莫要把事過慮順從他莫拗性免
得吃虧講董芳榮與他女兒一路之上言來語去不覺到了匡家門首王
氏出來歡天喜地將他父女二人接進屋去果然比前大不同了董芳榮
一連住了幾日時常拏些好話安慰王氏王氏說道親家只管放心你的
女兒在我家中諒想衣食不少穿吃不必過慮於是董芳榮辭別歸家不
幾日又去看望女兒一次已有數月婆媳相安無事董芳榮方纔放下心
來一日欲要出門收討殘帳來在匡家對他女兒說道爲父近來見你婆
婆待你頗好我欲要出門前收了些殘帳不過是一箇月就要回來特來
與你說明女兒潸然啼泣哭道爹爹你當早去早回不可流連在外恐有
變端父女就不能相會了芳榮說爲父曉得於是父女灑泪而別誰知一
去不回將帳項收清延至半載方纔起身歸來王氏在家起初到好因爲
知道媳婦有一二十兩散碎銀子被他弄過手來一陣鴉片煙燒得乾乾淨
淨又見親家一去不歸也不知道生死存亡潑性又發一日前去要脫媳
婦衣裳來當了挑煙吃媳婦不允惹着這惡婦就將媳婦細綁在地用烙
鐵燒紅斷氣一陣就烙死了當下心生一計買些柴來架起柴爐想把尸
首煨過做箇死無對證正在燒時該是冤魂不散剛剛撞着董芳榮收帳
回來前去看望他的女兒王氏見了面如土色往外就跑董芳榮見得火
中燒着一人又不見他的女兒心中着忙見得不好纔去扳出來一看不
料果是他的女兒當下仰面一跤跌倒在地約有半箇時辰甦醒轉來將
尸首抱在懷中痛哭道宣見嬌兒泪滿腮我今哭抱在塵埃早晚今朝兒
慘死不該出外把帳催兒本是女有裙釵爲父日夜巧安排只說惡婦回心
轉不敢與兒把栽誰知道懷鬼胎口中說好心難猜一團惡念藏胸懷
對着我來笑臉開這惡婦大不該殺卻女兒火中埋不是爲父來撞着定
然一陣化成灰父在時兒捧杯父女錢別下庭階眼泪汪汪不回轉今朝

相會是殘骸，王氏婦狗賤才，題起心頭火，便來做的事兒，真大膽，不由你不把命賠痛心，見我乖崽，烙得一身像烏梅，這般苦情，說不盡，旁人見了也悲哀。講董芳榮守着女兒痛哭了一陣，驚動遠近地鄰，一齊來看，無不悲哀。董芳榮急同地鄰一齊進城報官。此時正值縣試，太爺吩咐命人將尸首抬至洗尸亭相驗，驗出一身盡是烙鐵傷痕，又加火燒過的，就如黑炭一般。相驗畢，將匡端工夫婦命差役押起帶回衙去。太爺回衙坐了大堂，將匡端工喚上堂去審，招連問幾次不認，吩咐將匡端工一陣亂板子口內盡吐出實情來了。又帶王氏上去問，王氏口供一口咬定，說他是自己滾在火中燒死的。太爺容他不過，命人把烙鐵擎來，仍舊燒紅，吩咐將王氏身上衣服脫了。太爺罵道：「王氏，你會烙人，於今有甚說的？」也與我烙起來。衙役聽得將烙鐵一舉，王氏見了，叫喊連天。一時考試先生看審案的，有千餘人，箇箇都叫着實烙，烙去烙來，週身都烙爛了。太爺復問道：

「王氏，你也曉得痛麼？」王氏說：「小女子錯了，於是盡將實情招出。當堂畫招畢，太爺將他夫婦收入禁監。然後方詳文上司。匡端工夫婦因受刑太重，不兩日夜間，那禁子頭忽然聽得有人喊叫，開監捉犯人。禁子頭恍惚問道：「提是何人？」鬼卒說就是匡端工夫婦。因他媳婦死於非命，冤魂不散，去在一殿伸冤。吾等奉冥王之命前來，提人對審言畢，禁子將監門打開，只見幾箇惡鬼前來，將王氏夫婦掣起就走。及到天明，禁子往監內去看，王氏與匡端工果然各死一處。又焉知此番死到陰曹，冤冤相報，受了無限罪苦，恐怕還不能超脫。從這案看來，凡抱小媳婦者，切不可將人家子女作賤，總要殷勤看待，如自己親生女兒一般，方可不然。與匡端工夫婦一樣下場，則悔之晚矣。」

悍婦凶亡

休甯府富有縣，有一人姓商名臨清，家道富足，娶妻王氏，素性悍惡，欺侮

如他意有一事不合他心他句惡言咒罵數月內還在呻恨可憐他那丈夫埋着腦殼連氣都不敢出至於丈夫在外被親友化點功德修橋補路礙着了臉也就大起膽子出幾百錢悄悄交攔間或被王氏知道了雖已出功果也就交攔不倒只有含羞帶愧而已鄉里人都笑他是豚耳驢稱王氏是母老虎常言道氣高者福財性急者無子王氏因為性急悍惡年近四十並無生育丈夫臨清心想娶妾奈妻悍妒不敢開口看看夫妻已四十餘歲還是兩箇淨人雖有家業無人承受真真可惜族人親友見心不忍更替他不服說道不孝有三無後惟大妻既無出例應娶妾生子豈有年近四十無子而不娶妾之理他妻忌妒不准他娶我們要大家勸他與他作主纔是商量停當就把臨清請到一處大家相勸內有一高年係臨清之堂叔叫商德齋詳係說道宣臨清賢姪聽我言細聽爲叔說的端人生總要顧後設富貴貧賤總一般富貴有子富貴遠若無兒子就枉然眼睛一閉好傷慘爭占絕業開宣天尸停在堂無人看只捨衣物合銀錢安葬過後誰人嘆終年無人到墳前貧賤有子可挽轉若無兒子就難言五六十歲還挑擔自找吃來自找穿倘若稍稍有病患沒得藥吃沒飯餐一旦身死埋木板縱有老妻難保全埋在荒山草長滿無人祭掃真慘然看來子嗣是根絆無有根絆就作難況且不孝有三件第一無後罪當先生前冷落都還淡死後尤要問罪愆今日眾位將你勸勸你納妾是良言你妻既已無生育不許娶妾爲那端人無後代誰稱羨未必甘願絕香煙他想抱兒作根絆那如親生好萬千他是女流無識見你要道理想得寬堂堂一箇男兒漢原要自主自己專雖然你妻性惡悍難道口口把你發總要自己有能幹那怕妻子虎一般四十娶妾例已滿若再不娶惹人談樹要顧皮人顧臉賢姪仔細去思焉縱說娶妾你妻怨自有旁人把話言

他心是肉勸得轉聽明道理心安。講德安將姪勸了一番，姪臨清說道：「既是如此，還望叔父與眾位替我作主。於是族戚委曲周旋，與臨清娶一妾，一同送到家中。王氏當下發怒，被族親勸住，強勉留下。及族親散去，王氏把丈夫罵箇不了，不許與妾同宿。臨清自此寢食難安，只得到親戚家中散散心。誰知臨清出了門數日未歸，王氏在家毒害其妾，起初絕其飲食。兩日遂下毒手，逼令僕輩用繩勒死。氣未絕，即納棺中，命僕四人抬至曠野掩埋。抬到荒郊，妾在棺內呼曰：『我衣帶中尚有銀數兩，你們拿去，祈救我一命。』四人開棺取出銀子，轉思：『我們若是救他逃命，主母知道如何得了？遂將其妾仍復掩埋。』及丈夫歸家，已埋了多天，問其情由，說是病故了。臨清明知其妾被妻謀害，也不敢多言，只有流淚而已。未幾，王氏忽得一病，喉嚨疼痛，飲食不下，急請醫生。金淮、丁漢兩人治之不效。一日，金醫生要來他家看病，行至中途，旋風一起，人遂恍惚，只見一婦人顏色慘

然，兩眼血泪，上前說道：『金先生，你認得我麼？』金醫生答道：『不知。』那婦說道：『我是商某之妾吳氏，被正妻王氏謀斃，其中緣故，提起傷心。我今說來，先生一聽。』宣金先生且留步聽我苦楚。說起來，恐先生也難舒服，都只爲我吳氏生來命苦，我父母家貧窮，無甚靠處，想得箇好女婿家道富足，生能養死能葬，也不枉做。又誰知爲人妾，被人凌辱，論丈夫他爲人良心不負，奈他的王氏妻居心狠毒，自從我一進門，朝日厭惡，罵是罵，咒是咒，那得安舒。是過場做盡了，壓着夫主，我的夫莫奈何去望親族。那王氏在家中要把我誅絕，飲食他那裏下手更毒。叫家人一齊來將我捆住，用繩子勒住喉，一命嗚呼。叫家人就把我按進棺木，那曉得氣未絕，靈魂如故。隔一時活轉來，已在中途在棺內喊眾人，你且暫住，說衣帶有銀兩，望祈救奴。那四人打開棺，將銀拏去，得了銀，復掩蓋不許我出活活的抬去埋。下淨土，這四人昧良心，應該天誅，我死去見閻王，哀哀告訴閻王爺，施惻隱。

宜謙集卷五
准我報復我陰魂返故鄉一一找住四家人死水中被我親誅這惡婦喉
嚨痛豈是無故卻被我捻住喉不肯放甦他悍惡暗地裏折盡壽數兩日
內要將他狗命來誅拏他去見閻王我心纔服金先生你不知其中緣故
從今後莫去醫免受勞碌這是我吳氏女一番苦楚對先生說明白休犯
神誅講吳氏把話說完哭啼而去金先生醒悟大驚轉去急告丁醫一併
不往醫治隔一日王氏吐血而死其家奴僕四人盡死於水中人皆稱快
說是悍惡妒忌與忍心得財害命之報噫世之爲嫡妻者與世之爲奴僕
者可不知所戒哉

無福受

湖南常德府桃源縣黃鍾德家財頗有生一子二女長名孟姑次女名仲
姑鍾德庄後叢林茂盛無事閒遊於此見一吉地冬煖而夏涼鍾德欲作
壽城僱石工修砌夜夢老翁云此係毛翰林之地君勿修之連夢二次黃
公遂停工不修鄰近有一毛老叟年八十生平忠厚多陰功子死媳李氏
孀居家貧無怨生有一子名會元才七歲與人放牛一日毛老叟在山尋
柴遇雨跌斃山中在鍾德修墓之處李氏見公未歸尋至山中見公已斃
貧苦無措李氏同子往黃公家聘地黃公問其姓名遂以所修之陰地送
之見幼子聰明命幫學堂炊飯閒則讀書過日成誦黃公喜之遂以孟姑
女兒許之爲婿毛會元年滿十六歲遂卜期來黃公家娶親孟姑見毛會
元家貧想是放牛出身總不上轎黃公夫婦急得足蹬仲姑勸姐上轎孟
姑反出惡言親戚商之勸仲姑梳粧仲姑遵依父命許字毛姓去了不題
過數年凡求親者要孟姑自允後有富豪董貢爺之子董光宗求親方許
之不日親迎果然奢華大甚過數年董貢爺一死光宗日賭夜嫖洋煙上
癮家業不順癮大難支孟姑每日吃慣了好的一日無暈腥便與光宗吵
鬧起來只得將衣物點賣俱盡光宗至臘底穿得一件爛綢衫文錢俱無

黃孟姑不時怨恨丈夫咒罵不過家中只剩得水缸一口光宗只得背在街上去賣賣了半日有東街陳隆順衣舖出錢八十文將缸賣成在看忽來一裁縫秦昭猷說水缸是損的莫買嗑茶去去罷遂未賣成光宗問說話者姓名心想半天纔賣成被你一句話生意不成今天遇了鬼乃將缸背起又走將走不遠一跌在地將缸打碎街上人不依要將其片檢開董光宗只用衣兜起去倒走了幾回見場後有濕衣二件曬起無人在此光宗見財起意收起至河堤賣錢一百六十六文買米歸家孟姑大喜異日又命責鹹菜罈子光宗心想無路每日收濕衣爲業被人拏着送官董光宗稟道小人不會做賊有裁縫秦昭猷伙同一局官出籤將秦昭猷審問光宗一口咬住將二人丟下在下內昭猷向光宗嘆道我與你是甚麼伙計苦苦咬住於我董光宗說那日我賣水缸將賣成你說有損莫買走前去將缸跌破家中又燒不起鍋無法可使纔收濕衣起見故今連累你我只替我用錢幾千我在官辨明你便無罪不日審案所係鼠賊將董光宗責打釋放孟姑見丈夫無能每日鬪打光宗窮泊病重一推而死孟姑獨自一人每日鹽菜當飯算命占卦壽不能盡託一媒婆意欲再醮媒婆作伐白衣菴暫且安身與老尼姑代煮茶飯誰知尼姑凶惡無比孟姑難以安身於是放聲大哭道宣黃孟姑坐禪堂珠泪淋淋思在前想在後好不傷情想當年我父母許配毛姓我見他家貧寒嫌恨在心那一日毛公子來把親迎由我性不上轎七橫八橫急得我二雙親齊把足蹬勸妹子纔上轎替我受貧不一年自許配富豪董姓抬盒來所擺的綢緞金銀奴在樓用目觀心中喜興過數月彩轎來就要取親那時節不要牽轎門自進到他家數年來果有歡欣不料得生禍患遭家不幸加之再我丈夫不學正經嫖賭煙不幾年家業頓盡見丈夫不爭氣每日生嗔那一日相毆打一拳廢命託媒婆暫且在尼菴聊生誰知道老尼姑惡得心狠每日裏煮

一

茶飯挑水辛勤稍遲慢不是罵就打棍棍下雪天無衣穿幾股磔磔又受
冷又受餓難度性命怕的是氣不來辜負青春哭一聲老天爺施一憐憫
保佑我再嫁箇美貌男人請黃孟姑在尼菴受苦不題再說他的妹子仲
姑自那年毛會元接去二年縣考發批冬月進學次年上省又得中舉進
京復點翰林署江南省道臺黃孟姑探聽乞食逃至江南三月不能進衙
相會幸仲姑乘轎至梵音宮進香孟姑抓住轎子帶進衙去姊妹大哭沐
浴更衣衙內相住數日仲姑見毛公子一言不發遂私送銀二百兩討船
送回孟姑起岸坐轎路遇咽喉匪將銀搶去孟姑將衣物賣盡逃回尼菴不
收只得乞食四方死於道路凡爲婦女者要以黃仲姑爲法以黃孟姑爲
戒可也

四川總督蔣大人勸諭歌

勸諭爾士庶民熟讀深想聽本督說一段大塊文章富與貴貧與賤不得
一樣世上人有一等士農工商或栽田或種地勤儉爲上有兒孫必須要
送入學堂切不可任胡爲由他放蕩怕的是遭禍事連累爺娘貧窮的不
讀書更宜教養醫可學工可爲習些藝方有兒媳叫他們勤爲織紡每日
裡三餐飯頓惜米糧閨中是重地除却來往猶恐怕出醜事敗壞門牆
家庭中喂雞犬鵝鴨少養無非是雞司晨犬把夜防你老爺到此來三八
放告并不曾索派你百姓錢糧那一個做清官愛動刑杖那一個爲貪官
肯坐大堂第一件要忍讓和睦鄉黨地鄰好一片實地久天長些小事何
必要興訟告狀官雖清難逃脫三班六房籤票下叫着你鞋腳先講或是
銀或是錢周旋想方家富的怕傷臉總是幾兩貧窮的不當裨便賣衣裳
縱然是贏官司回頭四望又費錢又啣氣就候時光有張公居九世多寬
忍讓眾百姓效學他代代榮昌老的輩少的們上堂聽講年紀幼必須要
各務正行入則孝出則弟恭敬尊長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人生在世

開上早立志向莫學那朽木材糞土之牆讀書的須要求禹門汲浪口而誦心而維苦讀寒窗倘若天開眼名登金榜揚名聲顯父母名震鄉邦歸家去祭墳臺三炮齊響祖宗們在陰靈也是增光走大街行小巷誰不尊仰不枉你二爹娘養育一場若務農早做活次把牛放多積些泥糞草勤守田莊稻梁粟麥黍稷各有各項或宜早或宜遲事分幾行曰春夏曰秋冬寒來暑往必須要依着節小滿栽秧常言道勤儉人皇天必相縱然是受些苦谷米盈倉最可樂是你們爲工爲匠得人錢吃人飯替人慌忙手段高做得好誰不誇獎那一箇不說你手藝高強爲商賈把天理常存心上不瞞老不欺少義取四方白日裡賣貨物晚來清賬或賺錢或折本過細思量說實話切不可高抬虛講做交易要和平氣又要溫良有一等愚蠢人不聽教養仗着他年紀幼血氣方剛或三五或六或七或八或九或十小吃血酒結盟拈香白日裏好嬉遊花街柳巷到晚來便邀約共入賭場

三杯酒下了肚粧模做樣歪戴帽斜穿衣似虎如狼佩一把殺人刀動輒欺樣遇朋友總說他五馬強鎗平素來愛的是提刀弄棒若有人惹着他便罵老娘歸家庭爹娘罵惡言抵當自己妻不與他共枕同床年二九無人管放開膽量爲一點些小事就把人傷若傷人一定要驚動官長差役到管叫你無處躲藏等到官初問供刑具先上帶脚鐐或手肘丟下卡房候明日去相驗回到屍廩有刑件一一的對比刀傷若有點差池處必動刑杖細思想這苦楚實實難當只等待錄了供孤魂上榜穿紅衣坐禁監悔濫用腸二雙親年高邁無人奉養拋別了嬌妻子獨坐空房好朋友只落得口念心想任你是騰空鳥難出禁牆怕的是寒露過交下霜降丁封到好一似棧上牽羊大堂口賞酒飯撕衣上鄉似六鬼引孤魂去見閻王在背上插標子推推攘攘有妻室合兒女兩泪汪汪你縱有衷腸話欲待要講難道說劊子手容你商量身死後誰不罵天殺孽障反道你父母們

教子不長眾百姓休得要鬧鬧嚷嚷爺還有三件事處世妙方第一戒是懶惰遊手放蕩第二戒莫賭錢正直端方第三戒酒少飲做事穩當若戒此三件事纔有綱常學正道兩箇字不離忍讓兄要寬弟要忍孝順高堂休得要恃五倫以下犯上切莫聽枕邊言要分家當若不信手摸胸慢慢思想有多少分家的賣了田莊日傭工夜做活磨壞兩膀妻啼飢子號寒好不淒涼爺自愧才學淺民情難掌到此來并不曾掃盡禍殃但願得接事官如同班相清如水明如鏡除盜安良捨不得眾百姓回頭四望怎奈是君命召道阻且長

觀音大士勸婦女歌

說段良言善勸化婦女仔細聽根芽近世人心多奸詐敗亂倫常無禮法惡孽難積如天大得罪 玉皇大菩薩大犯天律勅旨下惡人一個不

容他 諸神不忿顯化命請 聖諭勸各家望人改邪學正大免得

異日受波渣婦女要知宜講話細心靜聽莫喧嘩講到弊病除了罷講到好的要效法行善之人福澤大作惡之人難昌達人生萬般皆是假善惡二字毫不差三從四德要記下學個賢良婦女家女在娘家難久住多則不過十七八趁此年幼未出嫁須當真心孝爺媽爺娘恩德如天大兒女殺身難報答為甚不體這些話恩德不報反怨他一天到黑抄手要不學針線不紡花姐姐妹妹說閑話爭長論短嘴喳喳爺娘說汝把臉驢口裏答應一吧哪激得爺娘咽喉啞忍着氣兒往下捩及到成人將出嫁又爭嫁奩怨爹媽總說家下有好多恨不一網盡打下這種女子萬人罵陰司刑罰不饒他出嫁公婆分最大猶如兩尊活菩薩他取媳婦來家下受盡辛苦與駁雜媳婦理當遵教法誠心誠意孝敬他為甚由汝氣性大不盡婦道違理法纔來幾月也還罷過後就把潑性發不理家務光貪耍假裝有病睡床榻東東西西暗藏下只顧自己與兒娃公婆叫喊不應話吩咐

做事裝眼瞎若是公婆將爾罵擺東擺西像回煞這種惡婦如牛馬一劫
定要生尾巴夫妻前生就定下故爾今世纔結髮妻原是小夫是大凡事
都要順從他爲甚不听丈夫話愛逞能幹把夫壓丈夫有錯你亂罵把他
當作小兒娃欺壓丈夫罪過大死在陰司受刑罰又有嫌夫不俊雅或怨
家產受貧乏心想嫌死另改嫁嫁個美貌富豪家這種女子罪更大昧心
行事該天殺妯娌之間要和雅不可逞能把幹誇弟媳當聽嫂嫂話嫂嫂
莫把弟媳壓縱有不是當忍下各盡各道莫欺他爲甚併心不正大凡事
只圖自顧家爲兒爲女說閑話爲穿爲喫嘴喳喳愛分彼此論多寡惹動
就把潑性發向着猶兒把狗罵指着葫蘆罵西瓜屎少屁多說一損零言
雜語吐枇杷罵他不贏動手打打他不贏打娃娃各打仇恨記心下一回
惹動更惡辣這種妯娌量不大吵亂家事就是他分家分產都不講天爺
定要收服他兒女本是前修下今來投生認爺媽就多生了當撫大耐耐
煩煩養育他有等婦女違王法忍將自己骨肉殺或在胎中用藥打或是
生下溺死他富者爲此圖閑耍貧人怕的受駁雜夫妻止慾少生些或不
學我修菩薩人命原來關係大怎敢這般來踐踏打胎溺女取風化當絕
子孫受貧乏兒女固當撫養大尤要耐煩教訓他媳婦事錯莫咒罵替他
思想細審察無心之錯莫說罷有心無妨戒飭他講些情理去勸化媳自
知愧改過差切莫打了後又罵罵多反不能服他有等婆婆性子大輕賤
媳婦如泥沙或嫌媳婦無賠嫁或嫌愚蠢不通達媳婦些微錯說話他便
煩惱把氣發不是打來就是罵十天半月嘴喳喳死死把媳恨心下總要
暗想磨死他磋磨媳婦心奸詐陰司定要油鍋扎五穀養人恩德大須當
顧惜莫拋撒拋撒太多遭雷打窮人受苦難敷家有等婦人圖好耍拈些
飯團哄娃娃兒不啼哭還則罷啼哭又把炒米抓哄起兒女去頑耍邊吃
邊耍遍地撒此事折福難昌達大人最要經理他更有一等少教化多多

銀些雞與鴨私把五穀來藏下，不顧家務小與大，每日早晨抓幾把丟在地下，隨他啄，只想把雞喂肥，大肉方好吃，味纔佳。踐踏五穀，該雷打陰司，還要吃糞渣，再勸婦女一段話：當惜字紙，莫踐踏身上穿戴，只要雅莫愛好看，太奢華，有等婦女甚是假，不做正事，只挑花枕頭，帕子把字駕，臥單帳簷繡菩薩，錢是國寶最重大，掣出就把鑰匙札頭戴，假纂摺絲帕，龍鳳銀圍面上加，身穿花衣繡領褂，褲腳邊邊也是花，世人見了都咒罵，羞辱先人與爹媽，艷妝褻字罪甚大，神靈定要譴責他，還有一等要緊話，信重神明敬菩薩，家庭之內灶君大他奉，玉旨來鑒察，凡人從心與說話，瞞得人過難瞞他，善者賜福心喜下，惡者降殃把禍加，灶房原來禁忌大，婦女定要守禮法，清早起來進廚下，洗手纔把鍋灶刷，燒火不燃莫亂罵，污穢柴草莫燒他，篋子切莫灶上打，灶門切莫烘鞋襪，頓東頓西要秀雅，輕輕放下輕輕擊，有氣心中要忍下，莫在灶前罵兒娃，大月小月莫去罷。

如娼替換煮飯茶，有等婦女不听话，全不禁忌，任邈邈丈夫好言來勸化，反說灶神在那塔，褻瀆神靈罪最大，要遭天譴受責罰，吾今說出一篇話，各摩心兒細打，撞犯了速急回心罷，改惡行善福自加，未犯你當記心下，時時加勉勤省察，菩薩保佑壽長，大子子孫孫享榮華。

武聖帝君附體諭於

咸豐十一年辛酉歲，沔陽之革丹潭中書堂

嗚呼！人心不古矣！上以欺居心，下以欺逞志，上下相欺，終無登善之日矣！吾事漢帝，忠義相兼，忠者孝之本，義者孝之源，能忠能義，則廉節恥讓皆可至矣。吾也至荊州，遊楚北，未見有士農能力體而身行者，所以乘龍舟，觀五湖人身若魚蝦，坐雲端望山頭，血水染草木，白帶救之不能救，割緣袍掩之不能掩，可哀哉！可痛哉！亦由士農之不古哉！觀古也，有蘇氏之老四七，欠而好學，觀古也，有錢子之幼三五，滿而勤耕，士之爲士，農之

爲農當知此哉而今之士不然也學詞訟貪酒色大愧聖賢而今之農不
然也惰耕耘爰牌寶自敗家產士之不孝農之不孝奚若是哉頭頂青天
日月星辰猶尙在腳踏黃壤山川樹木豈盡崩鄉黨有公論幽冥無譴責
豈止此哉吾有偃月刀在是遇不孝者斬之遇不忠者斬之及不仁不義
不廉不節不恥者俱斬之爾等早回頭爾等早回頭免得我時常憂愁回
頭回頭石能點頭人何不如物耶豕能听經人何不及獸耶天地之間人
爲貴萬物之中人爲重既曰貴豈無至貴者哉奉雙親敬兄長鄰里睦自
然好聽師尊豈不高所爲至貴者此也既曰重豈無至重者哉守身體惜
錢米高堂上必愛你鄉黨中格外禮所謂至重者此也倘背此道而行之
天地不究你鬼神必嫌你陰曹罪惡盡加你你可知哉你可知哉吾嘆世
之爲士爲農者每每不相符合士常傲農農常謗士士不知無農何以有
衣食農不知無士何以有倫常士當重農農當重士豈有不相符合者哉

爲士爲農者聽吾言遵吾行子孫永遠發達福祿萬世無疆也矣

蔣總督勸民惜錢歌

錢錢你本是國寶流源萬事當先堪羨你內方似地外圓象天無翼能飛
無手能攀周流四海運用無邊有了你許多方便沒了你許多熬煎有了
你精神剛健沒了你坐臥不安有了你夫妻和好沒了你妻離夫散有了
你親朋尊敬沒了你骨肉冷淡見幾個登山涉水見幾個雞明看天見幾
個拋妻別子見幾個背邦椿萱見幾個遊浪江湖見幾個于里爲官見幾
個爲娼爲盜見幾個晝夜賭錢一切都爲錢說甚麼學富五車七歲成篇
論甚麼文崇北斗才高邱山論甚麼聖賢名訓朱子格言講甚麼窮理盡
性學貫人天有錢時人人欽仰無錢時個個避嫌惟憾你性太偏喜的是
富貴惡的是貧賤看來有無都被你掛牽錢你不似明鏡不似金丹到有
些威力衡權能使人掀天揭地能使人平地登天能使人頃刻爲業能使

宣講集要 卷五
人陸地成仙，能使人到處逍遙，能使人登第爲官，能使人顛倒是非，能使人痴漢作言，因此上人人愛，個個貪，人爲你昧滅天理，人爲你用盡機關，人爲你敗壞綱常，人爲你冷灰起煙，人爲你忘却廉恥，人爲你無故生端，人爲你捨身喪命，人爲你平空作顛，人爲你天涯走遍，人爲你晝夜不眠，錢人人被你顛連，出言你爲首，與敗你當先，成也是你，敗也是你，到而今止你機關，你去我不煩，你來我不歡，不被你顛神亂志，廢寢忘餐，從今後休說他有錢無錢，錢你易我難，大限到來買不還，人人一般到不如學一個居易俟命，隨分安然，豈不聞得失有定數，窮通都由天。

宣講爲萬善之宗，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人或忘之一聞宣講，則憬然敦行，奸盜邪淫虛誣詐僞，人或有一聞宣講，則憤然改悔，可見勸善懲惡之寶筏，移風易俗之良謀也。元拙錫金氏王文選採集要書共計十六卷，以俟世之有心世道者，感念以宣講焉耳。同德堂等募化重刊。

每於宣處用圈講處用點，省錯用心，奈梓人簡功，難免魚魯亥豕之訛。凡我同人，留心宣講者，先將書籍看過，用筆改正，然後登臺，庶幾首尾相應，巔末相貫，云然宣講總以聖諭爲首，復以格言宣化，爲亞。惜世人厭故喜新，每於奇異案証，率喜聆之，而救世格言，胥以爲老生常談。若善講之士，以格言濫熟胸中，至臨講時，則於各案証中，喻以格言，諄諄勸勉，俾聞者警心向善，方不負宣講之婆心耳。

